

高安縣志卷十九

藝文記

祈仙觀記 今名祥符觀

唐殷崇義 翰林學士

高安祈仙觀者黃真君之舊居也據西山之兌宮鎮洪都之坤位前瞻荷嶺行聞子晉之笙後倚華林坐挹浮邱之袂原滋丹草率白雉以相從谷秀蒼篔競紅鸞而下翥境異則龜常見石物靈則泉或浮金紺宇相望輻轄神居之表林房互映連延陰洞之間自為小有之東牕宛是童初之學府真君紫邱精粹玉版蜚英宗派流長叱石遠懷于先祖元門天合結縟因慶于恣妻自振翼毗陵曳裾海岱屯期方遘降身叅政事之官宿命俄

通褒德備尚書之位若乃窮神不測示現無方乘龍午夜之歸常游萬里鳴鳳中宵之際密贊諸方寶節乘空大使授元圖之命玉函應召上公宣入室之人悟草鹿以趨火庭瞻錦帷而佩丹訣陰功潛運已積德于三千貞品俄升遂登名于十二念雁行之莫接密契宜留相鵠篆以時棘人心自注即于舊里尋建嚴祠其或牛埜風高兔輪秋半仙燈接晝齋莊虔億萬之詞羽蓋浮空朝會奉媯親之禮始乎東晉垂及皇唐釵紀遺洲并陵遷而不改毳存隆石必地久以恒堅既而九鼎載移山岳之驚塵散起五龍爰作干戈之積數常存泐壞浮屠寧獨金剛下淚教頽象罔旋悲玉椀飛天乃觀恬冥之

鄉遽變寂寥之境境垣接野或認鹿場複屋騫薨久穿
雀角事必符于有待時特鬱于重興國家味三五之道
腴開東南之帝籙赤符應運續承爰立漢基金德更王
揖讓乃由吳禪西母之白鏤入貢不假祈禳 元之玉
像降神自嚴樽俎益聖上配乾坤而君六合揭日月以
步三階屈已臨人動懷慈寶雖凝旒南面傳夏嗣以承
祧而納麓東郊舉堯元而作相每隆大義退奉故君緬
勝果以興思察茲宮于已圯况像嚴十聖一方之異氣
遐連觀彌三皇百里之慶雲猶在因宸心之有屬流明
詔以亟行鸞鶴靈遊共白雲而不返珠琛遺賫與烏號
而並存重開大壯之模俾就僝工之費營室仰稽于中

高安縣志 卷十九
二
候豫章俯擇于宏材削墨公輸爰恢崇構範金殿氏即
運洪爐巧人散壁玉之光繪事發晴霞之色健栢第鬱
寫秘殿以翬飛鏤窠紆徐儼迴軒而櫛比中建巖巖之
石九級星壇外森落落之松千尋雲路周阿玉樹含輝
霍以長春重闔金鋪泛瞳矐而鎮曉自可包藏靈囿昭
晰華宮林薦葳蕤戶納廣肆筵之所唱高窈窕廡間宏
按節之儀固足以十絕靈幡邀帝君而戾止九貞逸駕
延夏禹以時遊寧惟崇大道之津梁實以感羣生之耳
目者也

高安冲道黃真人新殿記

宋幸元龍

委世紛而樂清淡捐利祿而遁山林自漢梅子真而下

鮮若人矣彼以幻術相欺者君子不道焉高安黃君紫
庭晉人也父諱輔字萬石舉孝廉官至御史大夫惠懷
以來王政不綱君子見幾覩微飄然遠翔紫庭仕尚書
雅意好道歸西山從許旌陽為赤松遊故宅在高安郡
治東十五里至唐為祈仙觀我真宗皇帝改賜大中祥
符額靖康之先宮殿翬飛廊廡宏遠金碧焰耀與逍遙
福地爭雄厄于兵火所存無幾草創之初僅于三清殿
基棟宇以祀紫庭香火速羽士閱持盈董觀事甫即紫
庭舊址作新殿凡糜錢一百五十萬經始于慶元丁巳
落成于明年移紫庭像寓焉以初殿奉三清從古迹也
予常觀紫庭同時侈鼎鐘之貴態炫貂蟬之榮顯于當

時者不知幾人然百世而下使人起敬起畏翕然歸重
乃屬紫庭何耶紫庭仙風道骨浮于世表惟尊行誼而
不尊勢利焉耳後世士大夫忘遠識膠溺勢利迷復終
身聞紫庭之風得無愧乎紫庭名仁覽政和二年封冲
道真人予夙慕尚焉因為紀其大槩俾刻石以詒不朽
至若舉室仙去遠宦暮歸與夫化龍有竹煉丹有井則
殷崇義之碑刻尚在予故畧之

聖壽院記

宋蘇轍

高安本豫章之屬邑居溪山之間四方舟車之所不由
水有蛟蜃野有虎豹其人稼穡漁獵其利稂稻竹箭梗
柎茶楮民淳而無事然以其嶮且遠也士之行乎當時

者不至于其間元豐三年予以罪遷焉既至幸其風氣
之和飲食之良飽食而安居忽焉不知嶮遠為患然以
有罪故法不得釋官而遊間獨取麈之圖書考其風俗
人物之舊然後信其宜為予之居也昔東晉大寧之間
道士許遜與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中能以術救民疾
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他州為多唐儀鳳中六祖
以佛法化嶺南再傳而馬祖興于江西于是洞山有价
黃蘗有運真如有愚九峯有虔五峯有觀高安雖小邦
而五道場在焉則諸方遊談之僧接跡于其地至于以
禪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無予乃以
罪故得兼而有之予既少而多病壯而多難行年四十

有二而視聽衰耗志氣消竭夫多病則與學道者宜多
難則與學禪者宜既與其徒出入相從于是吐故納新
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了諸妄還復本性而憂以自
去洒然不知網罟之在前與桎梏之在身孰知夫嶮遠
之不為子安而流徙之不為子幸也哉然郡之諸山近
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皆非予所得往獨聖壽者近在
城西北隅每事之間輒往遊焉其僧省聰本綿竹人少
治講說晚得法于浙西本禪師聽其言疊疊不倦郡人
有吳智訥者治生有餘輒盡之于佛既為僧舍之後室
又為聰治其泐堂極壯麗凡材斲金漆皆具于智訥堂
成聰以予遊之亟也求予為記予亦喜聰之能以泐助

子也遂為記其畧

創筠州學記

宋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于秦火之餘士學于百
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語正理者務卑近
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學則狃于暴詐惟知經者為善
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
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于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
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之好也然士之出于
其時者皆勇于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
度于禮義及其已衰而薦紳之徒抗志于強暴之間至
于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于前後故雖有不軌

之臣猶低回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于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才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悟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于百家不蔽于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遵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淳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于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議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于鄉閭故不得不薦于自修至于

漸摩之久則果于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于文章故不得不薦于所學至于循習之深則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焉者豈非信哉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于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家國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致也以今之士于人之所難致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時願吾之所向何如耳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六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

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尚書虞部鄭君茜相
州之東西得亢爽之地築宮于其上齋祭之室講誦之
堂休宿之廬至于庖湍庫廐各以序為經始于其春而
落成于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
書走京師請記于予予謂二君之于政可謂知所務矣
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
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才勉焉以待上之教化
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于空言以干世取祿
而已故為之著予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重建縣儒學記

宋楊萬里

筠之附郭邑曰高安故無學舍雖有附于州學之西廡

一小齋房號焉而已今宰陳公璟作而新之經始于昔
歲七月八日落成于今年正月既望爰揭扁榜學子咸
集且樂且詠有嘆于列者曰塗巷尚陋或曰棟宇尚卑
或曰廩給尚窶予解之曰二三子學在居處乎果在是
茲室之陋不陋于顏之巷茲宇之卑不卑于憲之室茲
廩之窶不窶于陳蔡之羹彼聖賢者居之何如哉不然
闢以九軌廊以千區餼以萬鍾于二三子之學將益乎
否也使二三子開一卷之書于竹牖之下舉目而見堯
舜孔顏屬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家焉
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塞則淑諸身
亨則淑諸世于環堵乎取之不既克然已乎雖微學舍

何不可也學職吳從周崔仁本孫大成謁子記之為書其說

淨慈院三劉先生祠記

宋幸元龍

屯田員外郎劉公字凝之高安之鈞山人登進士第仕為穎上令以忤上官歸隱廬山田于落星之灣豢犢為騎三十年忍窮如鐵石號西澗先生嘗與嘉禾陳公舜俞自南康反筠館于里之淨慈院留詩壁間歲月寢久而摩其辭沒泯高風餘韻空寓閒花埜草間過者惆悵成都范公擇能以嘉定戊辰來令高安首訪遺躅庚午仲春以公帑之餘委寺僧祖琇立像于東廡亢爽之室俾後人挹其冰清玉潤可以激懦而律貪嗟乎今之為

邑知所以表賢厲俗者鮮矣公之高大父太史諱祖禹元祐名賢也為政知所先後蓋自有家法焉耳屯田名渙其子秘書丞恕字道原神廟時與太史被旨同修資治通鑑秘丞死太史誌其墓去今百三十有三年而公復來興屯田之祠民德其不歸厚乎祖琇獻公屬予記之因紀其歲月如此

重修淨慈院祠宇記

宋劉元高

鈞山西澗先生之故里也嘗去而隱于廬山矣然鈞山之人誇詠流風遺事曰吾鄉先生也山之西淨慈院得舊遊絕句四焉他所無也嘉定初邑令范公始祠于院之東廡松垣先生幸公記之景定兵難祠廢久弗葺元

高曰嘻樂樂其所生先生歿猶存也是可緩耶亟以屬
妙瑜正賢皆悚然曰諾上咸淳紀元之明歲瑜賢克協
衆力起三門之頽毀者新棟宇之腐折者遂闢西楹中
飭肖像秘丞位左檢討居右一門三世炳乎相輝咸曰
休哉不可無述元高曰先生少負高志方居釣山時架
高堂橙塘之上扁曰讀書固已超越流俗矣為穎上令
一不合即棄去其與不肯束帶見督郵者何異然淵明
恥屈身于異代而先生所值則昭陵極治之時也可仕
而弗仕可不謂高哉迨熙寧以後名德益盛坐文潛于
酒邊拜魯直于牀下而面折介甫肩隨溫公固屬之克
家子矣孔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曰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其斯之謂與二百年間故老傳誦童仆習聞
往往知名節為可尚勢利為外誘恥苟合以干進者實
先生教之也元高曩歲艤舟星灣訪隱廬于南康之圃
賦詩曰拚把釣山換此山長松數畝屋三間綠陰細雨
重門鎖猶恐騎牛去未還每誦之輒悵然不自釋今祠
成可書已因取家藏先生及錢夫人遺像匣授院僧世
寶之噫羣峰前橫一溪南注草木之森蔚徑路之威夷
人物之往來禽鳥之飛鳴計當年賦詠時猶今日也可
以慨然而興矣

三劉先生故居祠堂記

宋幸元龍

天下尊祀夫子而闕里蔑焉則孔氏子孫之羞高安三

劉先生風節文學炫爛今古死而不磨有祠在岳渚春
秋舍萊郡太守帥寮屬諸生拜之而高安之故居委在
釣山草莽間嘉定改元范太史四世孫擇能邑長于斯
甫命靈山淨慈兩寺立祠落以鄉飲酒禮邑人歌舞盛
事劉氏子孫有榮幸焉不忘令君之世德相與剪故居
之蕪架堂屯田邱墓之側左列三劉右像太史溪磻山
芳躅潔椒桂工竟炳走書求余文紀歲月余方騎牛雪
峽松垣追蹈先生高風餘躅而炳能洗劉氏子孫之羞
故樂道而繫之詞曰虛舟兮浮世槩清風兮白雲為蓬
水月兮隨寓醕零露兮斷瓢而鍾蒼栢為裳兮蔽滕虜
藕而絲兮松針與縫廬山兮縹緲悵梓里兮烟雨濛濛

架新宇兮炳蕭魂旋歸兮故宮髣髴兮牛背電光兮兩

瞳

大愚叟呂寺丞祠堂記

宋趙 著

嘉定庚辰至日晨起有踵門者得知高安縣趙君彥潭
書以大愚叟呂公祠堂記為請書言即官之初行謁廟
禮見公之祠草創特甚心實歎然勢有未暇迨今垂滿
始遂初願其經之營之以至落成與夫洒掃供給之備
既已鐫矣惟是公之一出一處彥潭仰慕之誠不可不
記執事嘗從公游又其子喬年兄弟交誼不薄敢為請
恭惟本朝列聖以納諫為家法昔唐質肅公論燈籠錦
事始謫春州別駕繼改英州別駕未幾監柳州稅遂復

進用公以慶元之書始謫韶州中書改吉州未幾移筠州與唐公之事若合符節但公不及進用而卒所以人猶切嘆恨之方權嬖之初弄其所錯任每無遺力願不知抑之乃所以揚之毀之乃所以譽之雖山川亦藉以增重故公號曰大愚叟晦翁先生表其墓曰大愚叟抑公初至筠時泊于大愚山之真如寺遂易簣于其所今之祠曰大愚山大愚叟呂公之祠則此山更藉以不朽向之毀之者豈不為謀哉

府城隍廟碑記

武允蹈

神諱智頊姓應氏調露鄉人也長七尺美鬚髯賦稟英武人畏服之嘗築書室於新吳與兄弟講習隋大業末天下大壞林士宏據豫章寇江南攻臨城邑將侵境神躬率義旅為安民之計間遣謀鬻巨屨於寇中皆驚問其故曰吾邑人所常躡也或欲復為嚮道曰吾地多險阻如五伯港死馬岡烏泥埕沙胡城梅頓離天三十皆未易涉也神又使人貨橘寇市而分之則蜂毒中人多死寇駭之進至邑西北五里神據溪水整師寇畏服不敢犯溪流道入蜀江神引劍叱水應聲而止寇皆舉首願額相率而去唐武德五年安撫使李大亮舉衆歸附地本豫章之建城縣高祖以神能靖民深嘉之授刺史威惠並行民賴以安米山之西有潭極深險中隱巨牛金色赤尾陰晦輒出傷人畜害禾稼神部兵往牛出潭

命李尉劍斬其尾因下土實潭生靈之患遂消未幾鳳凰翔見於治後因名鳳山一日忽有樵者告以幘冠蟒衣人坐石而瞑民視之即神跣跣逝矣州人議立祠祠成遂承祀事唐追贈尚書左僕射宣和六年賜廟額利賧建城後官兵追新豐寇神現兵城上皆以虎革冠首寇遁朝廷聞之褒封忠顯靈王夫神之生也能靖亂寧人及其歿也又能禦災彌患迄今赫張靈異地方水旱災蝗疾疫有叩請無不響應民屢以功德白郡郡以狀告當道廼覈奏而屢封焉其年月爵號與夫人徽稱及十有二位神明告以應天賢聖無王稱者即其兄弟也嗣德嗣昌侯稱者即其二子也有應使君宅今統城之雲峰寺即其舊居也新吳城頭之嘉福觀即其書堂也奉新之應墓里即其塋所也神之夫人姓梅氏天德鄉之法忍院是所從出也其功德在人自唐武德初元始世遠代更令人稱道弗衰神之顛末具此觀錄者可以考所自矣

待月軒記

宋蘇轍

昔予遊廬山見隱者焉為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猶月也予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為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為月日出于東方其出也萬物賴焉有目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者以履其于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而無物不

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死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于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為世用復出于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為明以日之遠近為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于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于斯闕其東南為小軒之前廓然無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頊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于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為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仁濟橋記

元趙孟頫

皇上即位之初以瑞州路奉皇太后為湯沐邑廣至孝也明年是為至大元年臨遣中書左丞臣郝天挺僉薇政院事臣完顏澤經畫賦入陛辭以瑞州錦江橋新成宜錫嘉名立石旌美啟聞有旨命臣孟頫製橋名及撰文紀事臣以布衣蒙世祖皇帝擢實侍從今退伏田里聞命驚喜執筆敢後臣謹按瑞州路在大江之西聖上潛龍時當大德八年成宗皇帝以河北之懷孟江右之

瑞州為上湯沐邑臣澤時為司馬被旨行視瑞州之為
郡錦江貫其中故常為橋以濟歲久橋墮弗葺人病涉
馬夏潦遠至江水暴漲劇急甚有舟絕江中流而覆溺
者百餘人臣澤目覩斯事亟命左右援救僅活一二因
感嘆流涕曰橋不復修為民害甚矣乃出已資率郡僚
勸義士張漢傑等曰郡為分地而民以溺告不可也盍
相與成此橋以明上恩乎眾曰諾民以是樂趨焉伐木
取石萬杵咸作為石橋十墩九間費楮幣十萬貫有奇
不以干有司經二年而始成則又為重屋以覆其上中
奉佛老以祝聖壽既成四方行旅之出其塗者行歌鼓
息如在平陸無復風濤之憂臣聞禹思天下有溺者猶

已溺之而博施濟眾之仁堯舜有焉欽惟聖朝愛民之
仁丕旨四表將旨之臣復能推廣上意臣謹製名曰仁
濟橋再拜稽首而為之銘詞曰瑞州之城錦江貫焉形
勢維何如河在天津開王藩以有茲土瑞氣兆祥踐帝
之祚帝廣至孝以天下養乃奉湯沐式維舊壤時維錦
水橋壞弗修過者病之困于楫舟司馬臣澤目覩心惻
乃率郡吏乃勸巨室采木于林攻石于巖成是輿梁十
墩九間上有重屋下有堅砥江流疏分不暴不駛昔危
者安昔懼者懽孰能作之司馬完顏啟聞東朝錫以嘉
名徵臣奉旨用美厥成惟仁惟聖克濟斯民天子之聖
大母之仁匪私瑞土同是惻隱推而放諸四表而準如

江之流如石之堅兩宮景福億萬斯年

西澗書院記

元王義山

至元二十二年瑞州重建西澗書院工既山長丁起
 謁予曰泮宮之修春秋不書非不書有魯頌在是不可
 無紀敢邀福于先生義山虔對先聖先師言曰西澗之
 劉天下之劉也瑞有西澗書院何居宋紹興間郡侯
 公貽遜以三劉生高安祠于市之南兵燬端平丙申郡
 侯陳公報建書院于郡治之東書院所祠先賢也復置
 燕居像于中而尊事之先師配焉如春秋尊王郡守高
 侯節始至行奠謁禮嘆曰書院存而實亡燕居之像設
 未位三劉之專祠未復非闕典與與山長暨同列謀僉
 曰言政不及教非所以化民成俗也盍亟圖之遂屋于

荆榛中片瓦寸木以朽壞棄選材之良者鼎而新之初
劉公渙登進士第宰潁上以忤上官意棄官去去之廬
山之下居焉雅愛西寶峰雙澗蔡犢為騎徜徉巖谷黃
山谷有詩云神光射牛背神光謂讀書眼也歐陽公為
賦廬山高廬山豈能自高哉得西澗而高蓋西澗為渙
別號也子恕皇祐初以經賦冠多士入司馬溫公修史
局有通鑑外紀與安石有舊欲引為三司條例官辭弗
就除秘書丞以忤安石去恕子羲仲恕死與一子官充
檢討有通鑑問擬有五代史糾繆以忤蔡京棄官去西
山真氏謂孔門三世不仕惟曾氏一門三世不仕固難
三世已仕而不仕尤難既仕矣仕而將為顯官矣不以

忤上官去則以忤安石蔡京去去者人之所難也於戲
盛哉聞三劉之風鄙夫寬薄夫敦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晦菴朱文公守南康往廬阜訪焉即其墓而祭尋其隱
居遺址立壯節亭此三劉所以風高千古也古心江文
忠公萬里建書院于鷺洲祠大中程珣二子侍焉且記
之曰有是父故子然也今西澗子然而孫又然矣鷺洲
則祠大中公與其二子凡再世西澗則祠西澗與其子
若孫凡三世兩書院一門合祀俱三人此又舉天下書
院所無於戲盛哉山長又圖以示余曰書院自燕居而
祠堂而講堂位置各有差亭于前為朔望拜所致齋位
則夾祠堂之左右講堂之東偏長于斯者居之其西偏

則處職于斯者舊止存八齋兵後圮甚繕而完之如初
增四齋于兩廡廡于旁為門七附庸之屋六以楹計一
百三十有八竹木磚瓦工直若干經始于七月某日越
兩月落成寅奉先聖先師而廟貌之是日我侯戾止山
長深衣大帶引領雍雍于和毅肅穆江南自兵後絕
無而僅有也是役也直學吳清叟司書趙若燦董其事
書院所入止千八百斛有奇歲或歉半之山長廡于律
已樽浮節泛祠祭外行供無一日輟士從遠方來飯三
日願留者不三日拘著于武士固不為一飯留也為士
者盍曰仁膏兮道腴雋兮永兮可以樂饑三月不肉兮
吾不知維澗之水兮薄言菜芹匪飽我以芹飽我以仁
惟澗之水兮薄言采藻匪厭我以藻而飲我以道繼自
今以其飽我者仁吾心以其飫我者道吾身今日之養
于學他日之養乎人也為長者盍曰新廟奕兮創始者
誰如跂斯翼兮如翬斯飛一日必葺兮君子之居繼自
今無假土木為名兮瘠諸生以自肥先聖先師臨乎其
上兮吾誰欺

張令祠記

元李澗

令尹親民正官百里之命寄焉高安為江西上縣戶齒
繁密作尹者鮮聞善政惟歸德張令實惠及民既滿去
邑人陳堯舉王明甫輩因衆心不忘乃擇地于龍王祠
右市材建祠捐腴田五十畝以供祀事索記刻石以勸

方來余按令初下車慨前官多秕政聽訟者鱗集于庭
滯而不決力疏治之至公生明無隱弗燭旬日間剖斷
殆盡勸農桑平賦役除宿弊揭新規豪猾之徒匿影叫
囂之卒絕跡冰雪照人山川改觀文廟久廢撤而更之
數月間政化並行新昌况媪鳩其壻女實不知獄胥巧
詆其罪成款上府械繫經年公言其情于憲司承委覆
問公辟媪而釋女人稱神明他有盤錯之訟兩造在庭
某直某曲片言折之皆靡然伏辜獄無滯囚三年間得
免于死者不可勝計其檢視屍傷必躬必親反覆審究
犯者無倖免于三尺死者不啻寃于九泉天歷二年關
陝薦飢省檄發糶倉糧二萬石富豪轉糶載之他兩令

力止之已而秋稼不登田里愁嘆令白府諭富室貸中
統鈔一萬二千錠糶糧五萬石寄儲官倉來歲春夏之
交米價一斗直八千中產之家爨烟亦絕小民爭採葭
根野菜以延喘令開倉督糶價依原糶飛塵迷目流汗
沾衣關防弊倖惟務實惠糶者卯至辰歸洗釜可待新
昌上高亦分惠及之又轉五萬石以濟豫章九江全活
者不知幾千萬人糶價給還富室好義者多不受乃買
田收租為備荒計長願遠慮惠民無窮是歲圭田之粟
令倡義不徵府司觀感十免八九更生之民歌頌鼓舞
昔富鄭公活青州四十萬饑民自以為過于中書二十
四考以公視之夫何歉哉宜乎民心之不能已也且祀

建于令既去之後又非內交要譽好德之心尤為可尚噫自今溯古治高安者不知幾人而斯民獨睠睠于張令後之覽者將有感于斯文令名珪字國珍

文廟大成門記

明朱繼祖

瑞學據鳳山面錦水昂然一郡之勝宋紹興遷自水南歷今三百餘年其間務教化以急學校代有若人若大成殿及兩廡成化間公建于太守劉公羽而聖賢像宏治初郡博士陳君睿實新之惟戟門仍舊樓扁秀文勢頽色黯過者興嗟甲子春太守慈谿周公津圖思更易方撤其舊適以事沮踰年別駕醴陵施公溥還自述職乃克成周志量工諏日木市于河石鑿于山用以罰克

役以罪贖易樓以門扁曰大成外立騰蛟起鳳二坊對峙江干俱軒翔華美增重士林咸作曰匪文何以昭其成而勉夫游于門者乃謁予記之予惟大成云者夫子集羣聖之大成元始加之號厥後因以名殿夫宮墻數仞得其門者或寡今門特為大成殿門耳入道之門固有攸在發蒙指昧典墳昭然若徒偉衣冠謁而朔望祀而春秋自以為造聖人之奧則同門總總果皆顏曾閔冉耶以子路之賢聖人猶曰由之瑟奚為于某之門今德性之涵養氣質之變化去子路不啻十百聖人有靈不拒之千里之外幸矣尚得以挹其秋陽江漢之餘輝也哉雖然大成之道如天莫階匪博文約禮無以求之

匪敬無以成之諸君不以予言為謬兢兢業業博之萬而約之一不清而異不和而同不任以為通則豈但入門已耶繇是而升堂而入室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得于真見而所謂大成者不至望洋瀛洛闕閩將在吾瑞矣若夫藉佳勝而舒懷抱觸景物而發天趣古人亦有得于山川之助者諸君其知之哉是役也貳守王公珩節推劉公瑜高安知縣謝君樞縣丞張君煬咸與有勞以隘陋弗稱既修廟學增兩齋為四復取瑞豐倉城隍廟隙地荆公廨五折東西號房百楹饌堂射圃庖廩廚庫煥然改觀大成殿三間依仁齋三間據德齋三間游藝齋三間東號二十三間集賢亭東號中西號二十二

間聚英亭西號中會饌堂三間厨屋三間學舍三間收支廳三間神厨二間神庫二間禮門一座義路一座宰牲亭三間教授廨一所訓導廨四所俱並列退省堂後泮宮門一座射圃西號後周遭繚以土垣觀德亭射圃內前門一座學基城內東至城隍廟後循石山高坎劉志清彭巡屋後及塘口橫過養濟院右為界西至城南至江北至潘文地循墻而南養濟院後墻為界城外東至城西至朱子昂朱彥龍後屋及孟家塘南至王臣羅中屋後北至黎家田及張德源橫墻為界城西店樓二間半東北至街及汲道西北羅以明樓房南至江重建大成殿記

明張元楨

高安學在府治東進龍池左元瑞陽驛之遺址也高安
故無學宋淳熙十六年邑宰陳璟附建郡學講堂之右
寶祐元年邑宰洪起畏始遷于城西赤土岡元末兵燹
洪武四年縣丞褚邱改創今所宣德壬子縣丞李以安
修大成殿新櫺星門癸丑塑聖賢像天順己卯知縣杜
美創明倫堂成化丙申知縣顧純斲石創櫺星門惟大
成殿及門廡敝莫葺者成化甲辰冬憲副餘姚馮公蘭
督學至是顧瞻慨嘆郡太守姑蘇李君良乃惕然任其
責與二守李君寬通守達君頴各節縮區畫庀工市材
經始于乙巳十有一月至丁未四月殿成復捐俸重塑
先聖四配十哲像工竣適大叅姑熟李公憲行郭廟謁

稱賞不已既而曰禮殿已成惜門廡不稱耳時二守乃
署縣事乃屬更創之具顛末來謁吾記維學校之修雖
三尺童子亦知其為當然但世之安陋就簡者則憚不
欲為較厲者則矯不肯為汲汲于應文期會迎逢取悅
者則置不暇為惡非已功而因人成事則嫌不樂為此
天下之事不能盡如人意者恒多非惟修學一事而已
今為高安學禮殿敝門廡陋而聖賢之像弗美皆勢不
容已者而諸君子願能先後同心不憚不矯不置不嫌
不傷財勞民卒致規制之備足以竭虔妥靈其功願不
鉅哉是宜勒諸石以垂不朽

重修文廟記

明龔守愚

瑞之北縣曰高安聞人鉅公先後輩出然以其附郭也
凡朔望展敬春秋釋奠率致隆于郡學而縣學則畧焉
故學之規制或病其陋頃以四封弗靖守土者舍俎豆
而軍旅是圖由是廟學日敝不理予聞而慨之日庠生
謝廷至自高安詫余曰君亦知吾學之宏整乎中峙正
寢城平鞏密者禮殿也旁拓修廓署置秩秩者兩廡也
外敞朱扉墉繚欄翼者戟門也講有堂高爽而壇疏矣
居有舍柳比而棋布矣有井馬甘而冽昔之泥不食者
也有亭馬完以銳昔之鞠為茂草者也蓋經始于正德
庚辰之九月而落成于明年辛巳之首夏余驚曰何其
神也生曰我郡侯胡公之所修也公殄賊功成益整飭

綱條拊循疲繭郡以無事間嘗周視學宮大懼棟橈級
夷無以稱國家妥靈育才之意故于是舉為之尤力焉
而經畫有方民未嘗知役也願有以記其成余竊惟國
家之制凡附郭壇廟之祀皆舉于郡惟先師有別廟焉
陰陽醫術釋老之司皆隸于郡惟儒學有別員焉其事
重其制詳也然修葺之事縣實尸之君子謂是役也為
崇明祀可以言敬遵令甲可以言勤敏于集事可以言
才勞不諉下可以言公費不逮民可以言仁史克頌泮
孔子錄焉余烏能已于言哉雖然所貴于更張者惡其
陋且敝也今也易陋以宏易敝以整奠謁飲射講歌遊
肄心目之間視昔有餘清焉惟為學亦然出之以高明

光大則不陋矣成之以精深邃密則不傲矣由是居為名士出為名卿于以答聖明之遭而競前修之爽是則郡侯之所望于諸士者也侯名堯元字廷獻湖廣蒲圻人以名進士擢守是邦文行勞烈所在有聲此特善政之一耳

復修文廟記

明教文貞

按郡志今高安學宮即宋南豐曾先生所為記筠州學在進龍池左是也厥後遷徙靡常州治沿析殊制入國朝始更建為今邑學嘉靖中學舍北隅地為勢家所奪柳州王學博至毅然與諸生力圖恢復天佑斯文遂盡復其侵地知邑事茶陵廖令即其地為敦一亭啓聖祠

尊經閣繚以墻垣學宮規制始一大備風氣攸同自是邑之人文斌斌盛矣閱歲既久牖戶不以時綢繆堅者瑕完者缺宿蠹積蟲垣傾籬損居民放縱蔬牧其中至學博解宇諸先齊舍風雨不蔽瓦礫僅存往歲余予告一登其堂為之傍徨咨嗟亦嘗言于當事當事者亦嘗稍為修葺瑣屑苟簡不暇為經久計工徒甫畢而起視環堵如故矣嗟予是豈當事者盡弁髦學宮而漫不加意以至此極哉高安為筠首邑邑附于郡則郡統其尊郡大夫講禮與夫兩臺監司諸大夫有事于斯者謁廟視學一舉于郡而邑學幾為懸贅以故郡大夫不一至其地而縣大夫追隨大府後即以時至取具禮文不遑

周覽又私以謂密邇郡庭事必朝聞夕舉非得請不敢擅藉一縷動一後寧以無事自格也夫郡大夫不一至其地則廢墜靡從上閱而縣有其責不克專其制玩愒因循浸尋至于大壞蓋其勢也歲甲午冬郡大夫之長具以覲行郡丞楊侯綰郡符兼視縣事行縣之日首謁學宮周閱徧覽目睹其狀搥腕太息曰茲何地也有心者忍其若此郡邑之事今我為政容復他委躬自相度籌其費而區畫之財不煩官役不煩民度材繕工織悉必親日就省試務為完美不逾月而告成宮牆內外宏壯改觀今去廖令已六十餘年為天運一週而學宮乃一更新文不在茲蓋其難哉自楊侯新學宮未幾而武

昌穀餘孟侯來守吾筠甫下車即集諸生學舍月程其藝而督課之濟濟閭閻固幸有其地而又樂得其師者別駕興寧陳侯司李商城劉侯其能左右成績邑長南充岳令代終而受其逸宜蓋有以廣厲而興起也嗟乎教化政之首務庠序不理敷教局由今有司遑遑以簿書征歛為急語及學校不曰舉詘則曰日不暇給當楊侯兼攝郡邑時會僚屬無一在事而部使者又交集于郡供億旁午侯應之裕如也而乃以其餘力施于學宮侯之視縣也逋負不敢舍于胥吏鏹鏹未聞入于公帑舉數十年之大役而公私一無所擾又安所稱財力俱困哉侯廉毅警敏務繩奸以惠下不屑為一切苟且姑

息之政郡士民敬而戴之惠政甚多修學宮特書其大者云爾侯諱資元心泉其別號滇之臨安蒙自人學諭吉水蕭瑞麟司訓豐城丁燧峽江高超先後與有勞勩而觀其成茲得並書

設立義倉記

明鄧之屏郡守

子奉天子命守茲土視筭逾月即循例入覲恭遇皇上嗣大厯服綜核吏治凡以惠養黎元緝寧區宇猥蒙制諭欲得循理之吏宣究恩澤惟在廣仁公明以期于政平訟理欽捧綸音思惟謏陋職在牧民敢不祇承休德勤恤民隱遂嚴程還郡舍翌日詣省會聽約束于時撫院江陰劉公色喜延語曰有司于民最親即政教且無暇論已惟積貯更為急王政大計莫逾于此既而曰古者義倉法制詳盡可行但在賢有司鼓舞聽民自輸納毋煩督強則善矣予唯唯因謂洪範八政貨食為先國朝廩人委積尤重今生財大道未暇講究若復俟食廩空虛卒有不虞其能有濟乎凡贖鏹盡令輸穀併檄屬邑舉行如故事罔不奉命惟謹一時倉廩彌稱充實比夏大旱露禱弗雨壠畝盡赤無秋民艱于食扶攜遠徙思為亂且計卒歲市值騰湧愈不可支乃括帑藏三千餘金僉義士分領遠販量地寄貯又示諭積穀諸戶凡贏餘聽自報數入官數盈者准註案等則旌賞仍優其家俱請命得報民無不嚮風者會分藩莆田方公公臬

餘杭嚴公先後按部詔黨里立庭下面諭民益感爭先
願輸者九十一人計穀九千餘石暫困空廩舉社倉長
社典守更為收支條約以俟其興販者亦悉連艘鱗集
江干不逾時市價低平又諭屬邑停徵息訟請蠲免戒
追呼禁私負無勒取民于是稍定知時雖詘猶能待哺
也逮歲暮民漸窘求賑計將畊作遂開倉廩計丁口給
散有差甚貧領倉稻次貧許平價糴販稻或領義稻待
秋還賞檄僚佐宋君陳君輩分方查核復檄高安畢令
唱籌督發日坐喧雜塵沙中不以溷免要在厚下而已
凡賑過倉穀四千三百二十餘石販穀一萬三千一百
餘石貸義穀七千八百三十石瘡痍者起流移者復民

蓋安堵如故比歲有秋原支帑藏盡歸官夙負義穀民
各出息償計入一萬一千有奇散貯民間異地邈隔恐
歲滋久湮沒乃以修學餘貲詢謀修建義倉于國儲倉
之西用垂永久工訖士民囑予以記輒次第其始末如
此夫自古歲無常稔而民不告病者儲蓄多而備先具
也若矯詔發粟或貽不繼之憂上罷稅錢或負緩圖之
義惟義倉最為長便今茲庶民夙獮儉樸一聞當路風
聲率先助義毫無吝色博濟遺黎裕衍來歲信乎上仁
下義捷于桴鼓予生叨承明命以逭民牧之責者茲或
其一矣雖然陽城撫字甘心政拙尹鐸保障陋視繭絲
尚需諸賢慎乃儉德悉心民事而又信守章程久而勿

失則義助非蠶食之資而倉廩非文飾之具也敢告同
事併以望之將來者倉凡二所每所七楹左右小房凡
四所共十二楹門垣如式見貯義穀一萬一千一百一
十五石收支之法備載條約茲不悉

重建社壇記

明姚雲

先王建國域民左祖而右社定陰受陽封土崇祀所以
親地道也社五土之祇而配以勾龍稷五穀之神而配
以桑樹之槐梓栗栢以棲田正圭用二邛服有締冕所
自大社王社侯社之外見于都鄙邱井之間若州社置
社者則庶幾秦漢以來所謂縣社者也春祈秋報頌成

鼓鐺必集于社故民之視聽一以服從上之政化而無
奸覲即世遠義塞有土者乃闢文尋之間浮土甃磔若
野肆于狐虺之囿命之曰社獮焉而已天地之和小珍
則老釋之居汗走兩拜不愛薤幣龍鬼大厲輿服晝遊
巫覡呶訛詭汰踰僭吏不敢問天澤適至則淫祠叢林
考宮釁鼓貪天功而不疑碩后土亡如也何辜斯人而
愚惑至此哉抑執政化者無以牖民而聚敬耳瑞之附
郭曰高安故有社邇之為政者數遷于縣郭之東西無
定域祭日至鹵莽即事姑取辨治神弗碩歆凶瘥薦臻
襲故弗察諉曰不急今年春部使者式閭而問禮焉余
復之曰國典孰有重于社稷者而可野肆之邪滋大不

敬于是聞者赧而退而縣之長貳佐史憊汗跌蹶乃相
地于縣之西偏亢燥而潤厚縱廣十丈衡加有半中立
冢土為三壇四壝以祀勾龍棄旁以風雨神佑之齋宿
有館位列有庭繫牲有門崇嚴有制環以門廡守以閤
隸外為周垣以尺計者二百五十而汰工以夫計者六
百五十踰月而畢食不官費財不民給俄丹條堊速于
畫堵行人徘徊觀感未嘗不興起也寬條遶畊耘不驚
風雨序至地載神氣之應如此至是黨士耆老相率來
言請書之辭不佞請益堅乃叙其本末以為記或謂役
于農時何居余解之曰春秋凡大役必日書時也禮也
禮云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釋者謂事

重在社曰單曰畢者餘夫盡出以從役也社田猶爾始
社能勿役乎社非臺囿比也役非時乎且夫上之觀風
宣化者不齊民以刑而齊以禮下之布政者後事之末
而先化之原皆希濶僅有之美宜得書以為勸未敢以
古之守社稷者詳之也夫古之所謂社稷臣者何如耶
修名宦鄉賢祠記

明傅孟春

聞上古有庠桑楚者居畏壘壤山中人尸而祝之社而
稷之彼空寂士也猶竊竊焉俎豆于賢人之間况乎士
君子節在朝端澤及生民行在鄉曲功在學校灼彰于
人耳目者可令湮沒不食其報耶故即不得從祀先
師與諸賢並猶祀之名宦鄉賢以垂不朽要以崇獎風

廟鼓壺士類誠巨典已高安無祠者以祀事悉領于郡
遂因襲不祀也祠在郡庠西北隅甚僻陋又久不治往
往為民居遊息之所芻牧之地諸君子木主日夜坐風
雨中間多遺佚守祠者懼不得已祭則繩主而入畢則
繩主而出噫亦瀆甚矣不佞從弟子時竊心悼之或議
更于啓聖祠旁輒嘖嘖稱難復望創祠邑庠舉前人未
修之典不難之又難乎張公起蜀名家授節司理甫按
郡即視高安縣事詣其祠不稱祠焉者詣其學無祠學
焉者慨然思振舉之矣乃偕邑博諸君暨弟子謀曰諸
君子砥行立名使生遊孔子之門未必不在七十子之
列盍祠之宮墻內乎且于橋門環堵為便僉曰唯唯始
恢其議于郡侯周公白諸撫按司道皆以為風化之所
繫也遂蠲俸鳩工拓櫺星門之兩掖可數十武而祠列
名宦于左列鄉賢于右翌以室繚以垣屏以門巍然煥
然與 聖廟並峙千古非諸君子之幸也哉不寧惟是
瞻拜祠宇碩望徘徊前之車後之轍昔之形今之影寧
無怵惕于中乎而使賢者勸不肖者勉是大有功于名
教也雖然此治行之一端耳公初按郡適有大疑獄為
奸伏所中數年莫可平反上以屬公公一鞠悉得其寃
狀條其矜疑者以復民咸畏服如神會歲大旱米粟貴
如珠玉兌運徵發不可斯頃緩公痛念莫措日從郡侯
訢撫按奏聞當宁至賜改折數萬石民力稍舒比搃儲

則為革常例調停均節令軍無譁計所裁省已足當公
輸一二民更稱便高安土瘠賦重歲多逋負上督過令
如東濕治賦者率乘機苛求田野騷然公乃禁一切郵
卒不得持寸牒驚民間鷄犬惟清其弊蠹約其封納而
已民服其廉平更爭相歡輸暇則進諸生呈藝談經溫
文容與若家人父子然而保持惠利居常流貫于人士
之間諸生皆感憤自修洋洋乎錦水之上頃移其治高
安者治豐城豐城固洪之巖邑最號難治治纔兩月耳
然且德公愛公重公畏公不忍舍去公公之行豐人之
挨轂摩肩攀卧而號呼者揮淚可以為雨此豈貌去聲
襲者哉惟公以道而用才以寔而御虛則庖丁之解牛

郢人之運斤機固然矣予因感乎蜀之多材世有賢于
吾筠也宋元豐中眉山蘇文定公轍監稅茲土記稱其
軌範士民如父兄變移風俗如師友其流聲最著乃長
公文忠軾以訪弟至著名來蘇扁堂同夢數百載而下
猶竒其事令人興好善友于之思則亦過化之地也逮
我明如田公玉為公同里如杞縣蹇公霆鄧公之屏為
公隣邑盛德善政有大過人者杞志可考也公諱應台
號懷劬內江人也今為名司李行且為名諫臺名公卿
其祠諸君子者固公麟閣雲臺之造端也蜀雖多材觀
筠州而益顯數公雖賢藉公而益光則公之來也非獨
吾筠之幸亦蜀之幸非獨諸君子幸實數公之幸也豈

非天意哉因記而及之以志慨慕云

筠陽書院記

明 傅孟春

筠有書院舊矣創自正德間郡侯任邱鄭公有河南督學田公記至嘉靖間司李吳興潘侯重修之規制始備有祭酒文莊鄒公記祠祀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菴至象山陽明七先生植標準以範士念菴羅文恭有記正學休明人文蓋斌斌焉至萬厯初載秉政者喜紛更議毀書院筠亦在革中予時居太恭人憂憫然太息曰茲地也昔予麗澤之所何忍淪落市廛而莫可圖復哉遂捐貲二百餘金抵其值越五年歸于郡邑置原值不問郡侯章公白于中丞餘姚陳公侍御益都朱公暨藩臬

諸大夫欣然報可伐石碑焉以垂永久語具教太史記中第堂舍祠垣日就傾圮士肄業無從而作新有待歲丁酉我郡侯周公來刺吾筠振風厲學加意膠庠察視茲院之廢曰是吾有司之責也于是捐俸出餼鳩工市材命官董役圮者新之故者葺之修其堂顏曰致道是共學之準也修其門顏曰洞開示入德之方也修賢祠以端範修舍宇以居業輪奐日新足稱一方之鉅麗跡兩營建細大畢舉財不費帑役不勞民不踰年而告竣萃四庠之士而優餼之藏于斯修于斯而又游息于斯屬教授楊紹程等省試程督政暇則憑軾親臨進諸生于講席娓娓辨析精微勉敦實踐不徒沾沾于文詞之

末已也諸博士弟子德侯甚深請予紀其事諸士誠能體侯興學之意仰師前賢由濂洛關閩之緒邇洙泗之源得其門升其堂入其室若與七先生相為授受不有光于斯院乎若徒以富貴利達為心而枉已徇人則亦自失其貴耳士可不知所擇哉侯諱之基號鴻區癸未進士楚湘潭人

重修景賢祠附建社學記

明敖文貞

今上臨御初載銳意太平專隆委任執政自用欲約天下學士大夫使惟已聽一行其志以示有為而學士大夫多所異同執政患之于是講學有禁已又聞四方書院增創訟獄繁興乃至議革書院初議猶指近廟監者

爾而希望成風遂不考記載不稽遠近一切議革以報罷之筠陽書院亦議革中吾邑中丞傅公居節毋太夫人制喟然太息曰茲地也非予昔所聚而講業羣而考德者乎而何忍一日坐視其淪落市廛而遽莫可圖復哉乃捐貲二百餘金抵其值庶幾存羊以俟今自壬午以來主上毅然獨斷思與天下士民更始舉十餘年興革所不便者悉從釐正其大者詔書頒示次則有司可以推廣德意而奉行者聽其次第修舉自是四方郡邑舊志所載書院雖未奉旨興復而稍稍出諸民間而還之舊矣中丞公乃挈書院故基歸于郡邑置其值不問郡邑聞之兩臺當道中丞東陽心穀陳公直指東齊鑑

塘朱公嘉與高誼命有司伐石鐫辭以彰懿舉而議者
猶以謂憚書院之復姑立社學以應詔云時督學則四
明沈公獨首議曰社學可立而書院獨不可推行乎夫
嘿喻意指示其端而不使驟蓋者布憲之徽猷也稟仰
法意會其變而漸以宣鬯者特德之宏圖也乃議故宇
為諸生講會而別界一區為社學舊有祠祀周濂溪至
王陽明七先生為七賢祠易以景賢詩曰成人有德小
子有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蓋兼之矣議聞兩臺兩臺
題之遂下所司漸次修復郡侯維揚章公屬史氏以辭
予惟古昔盛際國學遂序黨庠家塾羣弟子而教以德
行義養之惟恐其不周而鯁鯁曰望其有成是以在昔

多才而國家並臻休明久之慶餘風被于列國式微之
鄭公孫僑猶能不毀鄉校以取重聖人逮烈燄熾清流
投偽學禁而治俗污窳世道陵替之故可攷而鏡已吾
筠俗樸而風質士多醇茂其處而學也無希濶汪洋之
譚兢兢尺度罔踰故其仕也亦不騫為蹉跎倣詭之行
而至于守官行已凜乎程憲不至與世浮沉後先相望
成跡具存及今而不能無少變也已夫士際聖明則興
起為易苟以豪傑自命學之修壞豈有待于外哉七先
生羽翼孔氏者也書院之設羽翼學宮者也七先生之
學淵源洙泗而發微濂溪學聖之要亦惟無欲無欲則
公為居敬為窮理為主靜為致良知總歸于仁義中正

而修之吉諸士誠能遠師前賢近宗先達仰體作新之意俯維風土之故鑒于書院之所以興廢而知人品之所為臧否世運之所為進復則聖道可學而至躋斯世于隆古而寧獨有光茲舉哉書院地幅規制詳志郡乘故宋郡學宮也始修于郡守任邱鄜公有督學河南公記潘公增修大備置田以贍學者與書院俱鬻沈公欲併復之今叅行知省尚圖考其成云中丞公諱孟春號仁泉高安珠湖人沈公諱九疇號東霍章侯諱潤號侍山

重修文山祠記

陶履中

郡署倚鳳山山故有文信國祠詢祠所由建非昉自後人之祀信國實昉自信國之祀人也信國知筠時訪淵明先生宜豐遺蹟慨然慕之遂即郡山建靖節祠蓋先詰後詰出處雖殊其道同也迨烽火再經蹟湮事違筠人旣信國之澤而悲其忠因即其祠祀信國而靖節反遺識者謂非信國意也兩先生或隱或顯或危或安皆千古人倫之表倘並祀之誰曰不宜然因循議未決及予承乏于茲聞前議而避之且悵遺祠之就圯謀更新焉會劍津徐公以司李來筠與予意合因相與計曰寧直兩先生哉今思之得其三矣蓋國朝劉文成公以幃幄功光輔高皇功著天壤而筮仕適自高安始蓋以五就之身任天下之重遠為晉處士通其窮而近為宋丞

相舒其憤者也孔子稱三仁孟子稱三子皆不同道而
同趨非謂是耶郡中文成舊祠雖列典祀而日漸荒蕪
春秋將事草莽中于禮為褻靖節祠又獨遠在新昌郡
僚即欲一瞻謁未便也何如就鳳山前祠置主鼎坐而
享庶幾三先生之神棲息一堂邂逅千古而士君子行
藏之用不洋洋如在上乎適徐公兼視高新兩邑篆亟
贊其成且謂予不可不記高山仰止則公實與不佞有
同心云

節愍祠記

明况照

周公諱憲湖廣安陸州人宏治癸丑進士自郎署出守
雲南大理府尋被薦轉江西按察司副使分巡南瑞時

正德辛未華林劇賊掠金帛子女焚室廬當道久倡招
安無復挾一矢以向賊賊遂橫恣一日侵近郭外公及
郡守鄺君璠耀兵追至米嶺兵威稍振公行部奉新率
田野未練之民破瑪瑙仙女雞冠等寨賊計公驟勝無
備乃合眾襲之公伏兵斬胡士安及其黨九百餘人賊
之驍悍者殆盡始歛鋒自保鄉氓乃遂畊佈壬申聞狼
兵征東鄉姚源擾民如賊且縱寇要賞養亂張功將旋
師至瑞公曰此賊何足殲忍以功遺狼兵而重民害耶
乃檄各道同進時共事者輒云天時暑熱士卒疲病宜
守不宜攻竟不赴閩五月二十有六日公兵登山之半
欲駐劄以俟而麾下謂兵貴神速者且聞山下砲聲

謂兵盡至乃身先一率以進獲其迎敵者數人直抵巢穴渠魁羅長一統衆自上衝下伏賊四山突起先鋒請公退拒之督戰益急殺獲相當賊兵益集公力不支遂遇害降賊陳廣募兵周舍援護不去公子幹聞急直前搏戰皆死之遠近揮淚曰民復何恃膠此以速命耶或有寅夜而逃者夫公之一身係一方之安危如此說者謂公輕動寡謀自蹈不測之禍豈其然哉蓋公之忠清直亮增光古人才明勇略無愧良將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節愍之謚憲使之贈今日國有令典父死于忠子死于孝他日史有直筆若公者雖死猶生也彼逗撓而敗公者獨不死哉上其事則總制都御史應城陳公金病祠以慰邦人之思則太守璠也

重修節愍祠記

明熊相

節愍祠祀江西按察副使安陸周公憲也公之子幹高安縣主簿贈知縣登州袁瑤及其子鳳翔附焉公以正德壬申死于華林之盜精忠大節具載他碑子幹復為公死之不亦可愍乎瑤以乙亥征安義之盜其死如公子鳳翔之死如幹時異而節同合而祀之宜矣祠以謚名創于正德之甲戌奉明詔也歷歲未幾而遽垣敗宇傾矣嘉靖戊子巡按監察御史儲公行部至瑞首謁公祠嘆曰父子死忠孝古今可歷數未及五年而兩見于瑞聖朝養士之效有足徵矣祠迺若是其苟且者非觀

風者責與乃以屬吾瑞守何侯侯復以請于巡撫都御史周公議如巡察于是守具需集役董以專官寢則飭之堂則葺之棹楔則從之皆因其舊也若廊以翼寢石以護墻渠以疏水重門以遠市囂則自今始焉列鳳翔及從公之死者于兩廊落成距始事特旬月耳壯可以久美可以傳像設尊嚴禮器森列釋奠之日遠近聚觀云

重建節愍祠記

明陳振楊

瑞故有節愍祠祀贈按察使周公憲公楚鍾祥人宏治進士正德壬申間任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討華林賊兵不繼中伏敗死其子幹赴難亦死事聞上詔贈公官

謚節愍建祠祀之額以是名併表幹孝烈與從征死事者偕祀後三年安義盜起高安主簿袁瑤亦以討賊死子鳳翔殉之詔贈其官知縣以春秋配享公祠前後事載碑乘及採諸他記得其詳嘉靖初御史儲公良材行部至瑞首謁公祠檄有司重修之去今百有餘年世遠事湮祠宇邱墟未有建而復者余初至適秋祭見公棲神無所設蓬以獻為之愴然公血戰父子俱斃賊亦氣奪後舉者藉以收功卒貽地方安至今賴之奈何不為公一妥侑使公露處謂報功崇德何無亦今聖天子御極四十餘年休養生息天下又安兵革不試瑞父老子弟俱知有裘馬之休而遂忘其枹鼓之警雖其吏茲土

與斯民共享寧謚之久亦以為可拱手卧治縱有馬革
裹屍之志將安所用之其于公之祀典直玩愒為奉行
之故事耳余竊以為非然也夫勸人以忠豈必殺身必
殺身而後可言忠則治世無忠臣矣勸人以孝豈必赴
死必赴死而後可言孝則順境無孝子矣公之父子不
幸相繼死賊而公受禍獨慘本其慷慨激烈之志亦實
以備兵為事以殺賊為急不得不親行陣冒矢石為將
士先至于被執而不屈視死若歸則兩遭變然也方遇
害時司道議以犒兵餘銀二千兩助喪公魂憑女奴言
會司道卻之言訖而廢然則公之精英靈爽何時不在
天地而其忠義激發何日不在人心耶以公沒後不數

年而有袁高安父子之死一時烈丈夫之多豈非聞公
之風而發憤討賊義天挫辱者與此足以徵公矣令世
之為人臣為人子者能以公奮不顧身之心而忘私家
之營又能以公子急殉父難之心而急公家之事則國
豈憂無臣家豈憂無子哉此聖天子所以贈公祠公之
意亦吾有司所以奉明詔表忠魂而維持世教之盛事
也公之祠其禊于風化大矣胡可忽諸始祠雖重修而
因陋就簡故目漸圯廢迄今始議建復既庀材鳩工自
堂寢兩廊重門皆仍其故址而周墻之外護以榆松擇
齋士以奉香燈設鐘鼓于堂以時撞扣使遠近聞之知
有公祠在也祠舊有像俱泯獨存公塊木面目顛竅如

枯骨故老有識其貌者指示工人塑之坐于中堂併塑諸配左右侍而列從征死事者木主于兩廊工肇于萬歷甲寅秋月以乙卯七月告竣于是落而享之廟貌煥然觀矣岷碑陸渌千古同然過公之祠瞻公之像讀余之言而不為公一飲泣灑然矜奮非人也

構節愍祠三異記

明陳振揚

公像初成時為之幞頭公服夜夢有吏走入府稟云周爺取舊紗帽越日督工老人熊應釵曰曾見原像紗帽也因易之異一有扶乩降神者箕動書聯對云提有赫師計掃華林醜虜天喪予自許孤忠懸日月流無疆福永安筠郡生靈君錫典特隆時祀享春秋乃公自謂也異二鑄鐘在地未懸夜半自鳴隣人駭聞走瞰祠中無人焉則神所扣也異三時以語鄉先生教授陳元琛先生曰是固或然予三十年前曾讀書近祠過公像不揖夜夢一卒召余詰以無禮拜謝而出蓋公之精神無時不在此間耳先生薦厚君子自言非附會云

貞烈祠記

明嚴嵩

瑞州府通判姜侯榮仁甫之妾竇氏死節事聞詔賜碑旌門表之曰貞烈太守鄺侯璠合部吏耆老言曰自古貞媛烈姬必經變故而後見史冊相望今觀尚書章奏所稱不為盜污死節者山西之郡多至三十二人瑞賊煽亂彌年攻剽淫暴甚獨竇厲不可辱之節凜然儔伍

間豈怵威願身比比然歟抑造次引決畢命草莽不幸
不為人所知者尚多也賴天子神武殄殲羣兇平亂既
成彰善斯舉而妥侑弗飭其奚以示激勸于永久宜度
地樹祠伐石屬辭史氏以稱朝廷褒寵節義之意于是
高安令翁君素使來謁辭按竇名善惠京師崇文坊人
也正德己巳仁甫以時禁自冬官主事判興化尋改瑞
州華林賊乘間來攻瑞城仁甫方署事亟挈郡符付諸
竇出集兵捍禦賊斧垣以入與竇遇執之竇密寘符水
池中已又執其子婦哀懇釋之獨執竇以行高安民盛
豹一父子時亦在難竇與賊曰盛家子既在可遣其父
報諸官以贖我賊如其言竇耳語盛曰我不死者以郡

符未白也今在某處可言于官我亦死矣比至花塢村
遇道旁井給賊以渴飲水遂投而死賊相顧駭嘆而去
辛未五月十三日也明日仁甫求以婦面如生殯城南
僧院士民無少長咸哭焉其詩曰天降下民厥賦惟均
嗟茲竇姬稟德淑靈蒸蒸在門好靜寡言爰侍君子守
官來筠筠襲寇昏豨縱豕奔洞窟林麓嘯呼成羣投門
窺隙敢舞于恒氛焰翕張載驅啟行仰天大呼血淚盈
眶豈不即死而污犬羊繫郡有符君子畀我符存與存
我敢符亡我志得白我死其可盤盤者村曰至花塢有
冽彼泉惟我死所奮身一躍目不見水豈躬弗恤惟義
是取如嶽斯立如珪如璧如彼松柏不悴霜雪奉天投

崕二竇並稱桂林赴流載籍是登烈烈賈姬實與為儔
哀嗟里氓涕慕道周御史郡守抗疏首稽上聞帝聽色
動嗟異詔書煌煌表厥宅里乃相城東作室巖巖位楹
縣門有變像瞻邦人至止烹牲是祀旨酒既清籩豆維
楚鼓鐘送尸款款歌舞天子萬年金湯四維邦之清寧
人以完嬉爾有室女娟娟秀眉閨闈不出豈識悲思刻
辭堅珉以載帝德以揚令芬以示民則

重修貞烈祠記

明曹谷

貞姬竇氏名善惠京師人也正德六年姚江姜公榮仁
甫自比部左遷筠倅偕姬之官會攝郡篆華林賊犯郡
公以篆委姬率兵禦之賊從間道鑿城闖入內署姬始

聞賊聲即沉郡篆于園池中端坐正寢無懼色賊掠子
婦力請貸獨身就俘至花塢鄉見有鄉民盛豹一父子
被掠又力請釋其老則密語以郡篆所在令婦報公給
賊云我渴欲汲飲之井邊奮身投入而死賊且駭且嘆
去翌日仁甫得盛老語郡篆無恙詣井漉出之面如生
葬于城南蓋郡人慟哭如喪妣也臺使者屬郡守鄺璠
具其事以上詔旌曰貞烈祠于瑞立祠于鳳山之東麓
夫裙釵之誓死立節紀傳所載不乏焉若乃倉皇急難
中紅巾填戶白刃如麻為其子若婦脫不被辱則烈而
慈豫善其篆之藏屬繫老婦告公俾不失守土之物則
烈而智以成夫君之忠婦道姑道兼臣子之道而備至

綠衣細君不少概見蓋匪與國士爭烈幾于闡道矣向
所稱當熊止輦抱石磨笄寧不與千百世貞芳相映發
哉時有熊烈女貴貞年甫十八賊經其居急投河賊遙
見其色追至水中執之熊捧其髮又一賊赴援并拽其
裾溺焉越三日三屍浮江執賊衣髮不釋手一女而殺
二賊亦大奇矣又有蕭氏殷氏廖氏胡氏幸氏梁氏胡
氏熊氏同時嶢然死節者九女非聞姬而起勇決競烈
者耶俱已附祭于祠夫姬之婦姜也為姜死姜之得姬
也以姬生不然而篆去不可言矣姜公之後忠孝接武
累世簪笏蟬聯不絕其貞姬默有以貽之歟余與姬耳
孫太史公箴勝為年譜雁行詳聞其事比承之採風入

筠過姬之祠而式焉不減瞻睢陽之靈也祠且圯前使
者張公芝亭議葺未竟余麓悉荒爰屬筠守陶履中鳩
工新其廟顏之曰曠古烈操而考事徵文指貞珉而歸
余則郡守意也余讀志乘不勝臨文嗟悼即無黃絹幼
婦之辭亦當借一片石以永其馨香矣

楊伯玉永思堂記

明薛瑄

人子生于親之膝下方其幼也其親出入顧復惟恐驚
之癩之饑之渴之蓋未嘗頃臯忘其子之身而欲其安
也及其長也其親誨諭諄悉示之以孝弟忠信之道陶
之以詩書禮樂之方未嘗一念忘教其子而欲其入于
善也逮其成立處于鄉則欲其子以賢行自著仕于官

則欲其子以忠廉自修是其親之心又曷嘗一日忘愛其子而欲其始終有所成就哉親之恩如是故其沒世雖遠人子之喘息呼吸即親之遺氣人子之身體髮膚即親之遺體則所以追念其親之撫摩保愛教誨期頤之恩而惻愴悲思之情出于中心之誠自不能忘于一息之間與子之身相為終始者是乃天理民彝之至非由外鑠也詩人所謂永言孝思者殆以是與楊君伯玉江西瑞之高安人也自在鄉里時已失怙恃每撫遺體感遺氣而追念其二親撫愛教誨期頤之恩泣然憂悲不能自己因取詩人永思之言以名其所居之堂其後伯玉登進士第為御史為按察僉事累官至四川叅議所至官舍必寓以永思之名所謂愴惻悲思之情出于中心之誠無間于一息與子身為終始是乃天理民彝之至者伯玉白首不渝焉其可謂能踐永思之孝者已伯玉兩任風紀荷國家推恩皆得贈其親之官如已之秩榮賁泉壤光動里閭伯玉又足以遂永思之情矣今叅議九年秩滿前後居顯宦者三十年所至必舉其職而無纖毫之玷是皆自永思之孝擴而為事上之忠既忠且孝有子如伯玉雖其二親亦可無憾于九原而是堂之名亦將傳之永久矣于是乎記

劉誠意伯祠記

明 虞守愚

明誠意伯劉公基括蒼人也元丞瑞之高安多惠政及

民民不能忘入祀名宦祠歲嘉靖丙午夏許守仁卿考公丞時有高僧泣興者善占術公嘗借觀其書興遠器之盡以原本相付公遂得其要用以相我太祖定天下如平陳張二大寇皆用公言不勞餘力謂非觀象之助不可也而其授實自高安始似宜表而出之乃謹特祀以請用卜鳳凰山東勝地建祠于上堂三間門稱之左右廊房周圍墻垣咸備前壯石坊一座以昭祠額費約幾二百乃節縮造橋餘贖原出義助者經始七月迄九月工完將諏日遷主于其中時守巡李大叅錚孫憲副雲贊成其美偕請余言以識余曰茲舉也其得禮之意歟禮曰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夫公以

觀象之法佐帝業之成勞孰大焉况祭反始也以特為敬祠焉祀之禮也非謫也但云法始書授恐非深知公者公知我太祖天命之正必能蒞中國撫四夷乃從而獻身効謀其識見已豫定矣安知其于借書之前初無所得耶余以為公所得者天啟之也天無言而實有意意所示者象也象見諸上必其感諸下者有以先之也非德合天地者固不足以動天心非志氣如神者又惡能洞燭其微哉是故俯察仰觀即其象以推之事屬協應無或爽者蓋天與人歸自有不期而默契者矣有不世之君必有名世之佐非天而何雖然書與人遇或者數過時可天機于此少露乎否則藏于興家久矣何待

公始受之書可授而妙不可得故曰天啟之也恐後或泥焉不得不表而出之若其祀之名宦民之懷也存之不為瀆也奚以遷為是記

栢澗記

明劉文光

趙子居北郭有堂翼然額曰栢澗客有過而問焉原田夷曠大陸委蛇植以美箭環以佳池桑田春擾稻畹秋肥指栢則無問澗知非名之奚而主人曰噫客未之見耶亭亭困困是當予門翠葆連天清芬襲人深谷漠漠玉龍麟麟白練騰光朱絃奏聲者非歟客頷而駭主人笑曰客以迹乎是予居之非澗我屋之無栢也我且心澗乎迹之外神遊乎物之表客又安知我屋之無栢子

居之非澗也目以形滯日即之而不知其有心與理游跡亡矣而何知其無泉流于谷栢生于澗地遠物曼景澄風漫予願予德之類也而心會焉澗之瑩瑩是象子清青青者栢爰羿我節客之目無栢澗也子之居無栢澗哉子之居無栢澗也子之心無栢澗哉孰是孰非何有何無而客議之深也客起謝曰目忘神遊理存迹去鄙人何知請書為記

筆峰記

明胡鎮

任邱鄺侯璠守瑞之明年為正德壬申八月華林平亟進諸生試之曰是多髦士而科第僅僅者豈擾于盜而未遑抑風水攸繫邪或對曰或坐是二者侯曰武功既

成文教伊始努力學問諸子之責其他在我乃前視諸
學曰左右不可以不均于時樓進賢以敵鍾秀門後窘
于隘乃徙瑞豐倉以拓學基癸酉春即工秋新宮成輪
奐實枚掩映江干觀者奪目而士氣生焉聞三公狀元
之識乃啟市河以連通錦水又謀諸通守段君泰張君
易宗節推汪君濬曰離位無具瞻匪文明象乃擇山之
差高者得石鼓嶺命知事呂中器纍塔千餘層卓然望
數里外名曰筆峰乙亥春暮落成距經始僅旬月耳嗚
呼侯之期待士者無所不用其極如此所謂有父之尊
有母之親者非歟他日有魁天下登公輔若忘侯者有
如此峰昔魯僖公匪怒伊教而泮宮頌之文翁興學校
蜀人歌焉侯則兼二公而上之者是記可無作哉後之
守能頽扶敝補使久遠不廢則文山之應不在吉而在
瑞矣古人曰以天下第一等事讓人便是自棄勉哉諸
友以無負賢侯之心

白雲書院記

宋幸文興

白雲庄先王父槐林公別墅也王父故居東園悅富樓
之勝因遷富樓又于溪之右白雲山構石渠數十椽顏
曰白雲書屋蓋取陶宏景祇可自怡悅之意云爾自鬱
林致政歸蒔松菊撫琴鶴一觴一咏杖履優游與嶺上
之白雲相往來者有年藏書數千卷曰吾無贏金聊以
此授來者後先大夫以任承務郎去不獲酒除荏苒數

十年世事升沉逮予而別墅圯矣斷瓦頽垣螢飛蝶舞
余心戚戚然竊欲披榛莽而續建之無何又以薄宦去
鄉弗果今秋荷命解組養痾林下始得償生平繩武續
建之願蠲吉庀材閱歲而堂廡階除落成又閱歲而園
沼花竹就序與先王父次第位置諒已差近仍顏曰白
雲書屋嗟夫頽上白雲固止可自怡不堪持贈之物先
王父曷為取諸即予又曷為繼之哉彼其貯霖雨會龍
從升帝鄉平步而上青天者尚矣其愁而織嬉而彩又
與挾飛仙而翱翔者不類也惟此出岫之時或章天而
為錦或催詩而為黑或聳而為峰則泰岱也或淡而為
水則河漢也或層而為樓為閣則蟾窟海峙也或黻黼
于松梢或瀾漫于溪上或卧而衣裳冷或懶而蓬徑關
或太空蕩蕩時點綴之或輕風拂拂時舒卷之或形形
色色時衣狗之予述余祖憶余親總作狄公之望非惟
輕富貴而過眼視之浮浮也松菊琴鶴之間觴咏優游
余隱矣余證怡悅于余王父而人莫踪也有問余者告
之曰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修復城池記

明沈 棟

瑞本古筠郡治在鳳山之陽錦水自西南來折而東注
界為兩厓漢晉時舊有城池世遠圯塞迄今千餘歲而
守臣漫不加意豈以為非急務耶抑亦有待而然耶正
德間羣不逞之徒嘯聚華林子行部至瑞懼其無險可

恃乃詢諸故老僉謂遺蹟具在閱視之果然頌時絀而未及卒未夏盜兩寇府治其再寇也郡守鄺君璠適以是日履任乃率僚佐督兵拒勦予亦發近郭民兵佐之俘斬百餘人賊遂遁去先是應城陳公總制戎務檄有司繕理城池君閱故牘且聞予欲修復之乃言曰築城鑿池固今日急務頌所費不貲恐難卒辦若撤土築之因以濬夫池之塞者費省而工易成請以身任其事執事但考其成而已予曰允若茲吾事畢矣尚其勗諸君絜高卑度廣狹計丈尺商工程議備直具楨榦備畚鍤召民趨事登登薨薨百堵皆作于是架以木扉覆以陶瓦塗以白堊既高且固城成而池亦以濬南北兩厓凡

二千七百七十六丈有奇周建樓櫓以備遠望北厓三門曰迎恩曰拱辰曰鍾秀南厓三門曰高明曰朝陽曰靖安惟高明一門仍舊餘皆創建也通衢委巷咸設門屏謹其扃啟又于鳳山之巔構堂曰碧落宋文山守筠時所作始復其舊焉山之北建一樓曰明遠置鐘簾為晨昏之警登臨延覽遠近諸山四面環列而郡治中亭臺樓閣烟雲竹樹具在目前皆奇觀也辛未八月舉事壬申夏四月告成形勢險固規模整嚴盜不復覲覲而竟底亡夫當千餘年隳廢之餘君克舉其隆典籌量經畫公私弗匱民無告勞而厥功丕叙信可以掩予之不能君之猷為賢于人遠矣同知林有祿通判姜榮孫完

堯推官汪濬知事呂中器高安知縣顧標俱協而相成
之繼自今塹以磚石蓋以石梁俾兩城聯屬為一而金
湯之固可歷世永賴也鄺君興學邵農勸善除惡已具
他石茲不復贅云

重修北城記

明 况維垣

按分守平湖沈公碑載筠自宋元土城俱久廢正德庚
午辛未華林兩寇郡守阿陵鄺公初視篆即倡義撤土
築墻因以濬池之塞者南北兩城共二千七百七十餘
丈重民力也按少保吳公南城碑載聽泉方公政先仁
恕稽故蹟核虛費節縮量劑惟公惟明匪疚匪棘先人
和也北城自華林焚燹草創高不過丈餘灰石歲久且

圯城臨河洪水衝嚙東倒西塌甚至府前石岸亦崩百
姓為魚方公痼瘕切躬然瘁于南城越四載稔知洞獄
劉公寄以心腹洪峰劉公托以總理始協僉謀相度畫
一申上報允筮日鳩工計一千一百二十四丈八尺約
工萬餘日金二千有零興廢補舊三倍之節縮劑量視
前尤烈不折民居不改作百姓欣欣然曰真我父也子
來力役量家助貲不數月合圍城起舊愈增固新高增
三尺完美崇葺雉堞崢嶸門闕鞏密民謠曰北城屹立
府庫迺積深山層疊賊曷敢越又謠曰閩賊廣賊犯吉
州辛酉年冬引添憂潘令我輩往戍臨錦江遂變作南
城悠然不動官帑金南城北城俱鼎新仁哉我父來何

暮不待督責感我心謳歌日起翁擢滇南憲副行矣士
民眷別卧轍攀轅有作生祠者有以荆石江侯為配作
誦者北城大工猶未鐫刻郭野山人曰環慶城而元昊
懼諸暨城而士誠沮方公蓋有李文忠之謀而先范文
正之憂嗣得大府后江鄧公譽行先孚體鄺公之心則
全民力懋方公之績則先人和凡以為民也然杞人有
憂焉南城北城號兩厓南城石固北難推試觀鍾秀門
外石頓令哲士多感懷夫城池一也前無成焉隨起隨
仆急與畏因之也後懋成焉時也勢也鄧公君子一心
一德何始何終何南何北驅吉甫齊南仲奏于襄固所
願也少府北窓唐公樂觀厥成洞嶽公矢心盡瘁以懋
厥成既而陞後尤殫厥心同厥務以終厥美洪峰公諧
美和衷相與共成真干城之彥保障之英也魯山公雖
上賢委亦樹風標咸有裨于城其次分理則府幕王君
俸縣幕諸君釗有勞事事皆得書義資効力者附列碑
末以為勸云

復修南城記

明吳山

瑞城據錦水兩厓在南曰南城在北曰北城南城久廢
而修復之可謂難矣按圖志舊城皆燹毀于宋元者再
我明一統海內乂安百五十年至正德間盜起華林兩
犯府治郡守鄺公璠亟謀捍衛乃累土為垣駕木覆瓦
事載沈叅議記中雖稱費省易成然歷歲未幾木朽瓦

裂日就圯壞繼之者惟北城是重易以磚石南則寢久寢墮所存僅四門耳頃以寇患報警天下郡縣多築城嘉靖庚申巡撫都御史何公遷按瑞闕視乃語分守叅政曹君忭分巡僉事何君大章曰瑞之北城大卑南之市倍北可無城乎其議修築之或謂時絀舉贏姑增高北城公尤以南為急議始協于時郡守韓公遂函承而身任之經畫周詳復白于巡按御史鄭君本立段君頌言咸如議乃諏日命匠陶甃伐石以是年六月二十四日始事余時在朝公具書余覽之喜甚曰此筠之福吾之願也亟復書併函賜金五百助費比余罷歸見其規模次第業已就半會有廣寇侵吉及臨民詢奔避恨城

之弗早完也寇去續集工將及于涯居此者胥動浮言公遲之余曰三面既城此復缺與無城同公乃斷然親詣釘界礮撤繩正尋入覲擢四川提學副使壬戌秋方公代至政先仁恕頥謂此不可緩也爰稽故牘知費多虛冒工多詭慢乃悉覈之節縮劑量惟公惟明匪疲匪棘四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告成費出撫按贖金五千兩餘皆府及三屬縣帑藏積貯與士民之樂助者凡一萬七千四百兩有奇士民歡慶咸造予請曰是役也勞費甚大非韓公罔善厥始非方公罔成厥終惟二公先後一心為吾筠建茲偉績永有攸賴不可以無紀也余曰誠然哉余固謂之難已夫城之不可已也久矣可與樂

成難與慮始豈惟民哉願世之為吏者觀此漫不加意
曾不知城復于隍易著于泰有備無患書成說命乃今
承平既久往鑒甚明庸詎可無備乎茲倡之以撫按繼
之以二公復遲之以歲月乃底于成不謂之甚難乎哉
抑聞城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毀也矧南地多窪每春夏
水溢寧免衝嚙所貴時緝而屢省庶以永固苟因循如
昔又何言哉吁補弊于微圖難于易此實繼之者責也
余家在南幸觀厥成故不辭而樂為記俾刻石後之人
享有安寧之樂知今日之難其無忘二公之功哉二公
多善政不書重修城也韓公名子允瀚江慈谿人方公
名邦慶直隸婺源人始協謀專督者同知袁株分董者
經歷傅義檢校黃光雍法皆得書其暫委輒易者畧之
凡佐助幹理名數則具刻碑云

錦江橋記

明董楷

瑞州錦江橋始建于寶祐元年累石為級分十有一道
其長六百尺廣二十有四尺開慶宰臣丁大全誤國明
年春北騎透入江西瑞城焚蕩殆盡橋屋毀而石級以
之楷之來也當咸淳七年于是海內文恬武熙十有二
年矣故址猶突兀江流中覽之惻然越明年雨驟作江
湧浮梁中斷民以乘舟流渡江駛甚命在反掌問諸故
老往蓋屢有覆溺因省坡公英州橋銘所謂坐使一邦
畫為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其病猶是也乃決意興

建市材傭工率踰其直一毫不以病民而民歡趨焉撤
毀石治新石盡還昔制木視昔加二級為屋二百四十
楹易名曰錦江橋費凡一千二百兩九月二十有九日
率同寮舉酒合樂以落之因作而言曰夏令言十月成
梁蓋古人無一念不在民慮其冬寒有褰裳濡足之患
而亟為之所今吾民所病豈褰裳濡足之謂而慮可不
及乎夫違其險阻置諸便安此牧守責也不足書若橋
之興廢則不可不記

重修仁濟橋記

明何喬新

瑞州為郡後負崇岡前臨錦水郡治之前比舟為梁維
以鐵絙以達往來每春夏之交流潦暴溢絙弱不支舟
輒敗散修復之勤越月踰時乃克就緒官民胥病宋淳
熙十有二年郡守鄭侶改作石橋徙于治之稍東作石
隄于兩岸以捍悍流壘八墩于深淵以醜水勢墩之上
架木為梁甃以石版梁之上覆以厦屋六十餘間人甚
利之其後屢廢屢復繇宋迄于元季毀于兵燹材甃皆
腐缺而石亦泐矣入國朝以來二十餘禩石堤盡圮石
墩僅存其四又皆潰敗不可支每春流澗漾水怪出沒
行者臨流而嘆或冒險以進多有覆溺之禍守土者屢
欲修復顧以功鉅費艱懼以擅興厲民為罪跼蹐不果
宏治九年三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華亭張公縉行部
至瑞覩其廢址慨然興懷而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吳

興沈公清亦分憲于茲因相語曰吾曾職司風紀忍使吾民墜魚腹耶盍圖修復議既克合乃語太守太原李君思仁俾經理焉太守與通判沈裡推官許瑤皆曰是有司之職也敢有不共具以白鎮守江西大監鄧公原暨藩臬二司皆報如其請于是慮材用庀工徒出府帑之羨財勸巨室之欣助方欲舉事而同知憲庭適至力贊其成經始于是歲五月十有七日重甃兩堤更累八墩架木為梁甃石覆屋悉如舊規橋之修六十丈其廣二十尺而張沈二公月一巡督且為之經營指畫以底于成至歲十二月十五日訖功太守合僚佐師儒耆舊以觴俎落其成且曰百年之廢一旦修復使吾民去危即安是雖有數非司風紀者振舉而成就之烏能爾耶是不可以無紀乃具役要與事顛末求予記之予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然門關道路廬館舟梁皆王政之所急厥係尤重不可以不書也乃為之書使勒于石使來者知諸君子之勤而思保其永不壞以為斯民久遠之計焉

重修仁濟橋記

明吳山

瑞故直橋在郡治東跨錦水通南北遠邇實要衝云由宋迄今興廢靡一名亦不同曰仁濟則自元始所弗能久者繇下石墩太踈梁皆崇木又疊石覆屋相壓耳故每壞屋輒先梁次之墩又次之曩予得請歸則見屋之

存者僅半梁木如折如墜行者怖懼余深怛焉爰告有司有司曰勞民傷財奈何余曰撤屋與木可以易石佐費不則愈難矧民皆樂助無煩公帑第非官治之弗克耳既以遍請當塗諸君子皆報可然竟成空語無施行者嘉靖辛丑古泉許公以冬官正郎來守父老一見有咸寧劉公之稱會予將行復以告公乃慨然任之既采羣議以木非土產難得且易壞郡有山石近可取工費約省遂選民之義者匠之良者分工董役程工領直垂成復隳公益奮曰茲必有未至者曷審諸乃下令再舉民感公誠咸復來助丙午三月工用告成下增墩為十上園空十一旁翼欄楯百二十有奇兩端各墜坊牌一

皆石坊內各建門三甃石均中建樓一則又考志所謂東樓者而復之并刻方蛟峰逢辰舊記于上堅固巖密永終無患其規制壯偉誠一鉅觀云成之日公既偕寮屬師儒祭酒以落之又自書其顛末下逮百執事與凡佐助之名數皆勒諸石甚著也民罔小大奔走懽慶鄉先生則咸以書抵京謂公是舉蹟雖修復功倍創始實吾筠萬世之利不可無紀余方欲言願好事者有異焉聽者弗察至謂此橋可無南之城不可無吁可慨矣曾不知城之利民也大而費愈不貲矧正德間有行之者率弗克終至今懲焉孰遑恤哉乃橋則于民甚切民皆欲之如之何其可無也茲一舉事上下議論歷十餘年

更數守令及公而始成而猶不免于議如此嗚呼此天下事所以難成委情巧避者所為得計有志者所為長太息也公論弗泯公之心益白鄉先生復申前請余于是備論其事為記而歸之俾刻石置諸橋側昭公惠愛垂示久遠後之君子苟以公之心為心豈繫橋之不壞南之城尚有望哉公名仁卿字天爵浙之臨海人古泉其號也解發南畿學專務內寬明仁恕虛已體物守瑞六年敷政優優有古循良風蹟多可書茲特其一耳

重修飛躍亭記

明胡承謨

建城故有飛躍亭自予鄉王公遷今所歲久頽圯予不佞承乏簿書日為奔走俗吏愧遜古人碧水丹山之致

丙寅冬徵漕登水府廟偶一寓目名父老及諸生詢其故僉謂予曰逞亭之傑然巍構青烏家謂之巽峰有三美焉兩城相對水由中行來自西南而出于東北藉以收其勢此闔城之所關學宮右峙青龍左聳華帶峰而插漢文舍光以射斗且為多士慶橋居上而忌抗縣擁下而喜助借巽之峻以壓坤兌之重併本縣均有賴焉今亭址依然所望居高賢令一倡率而振復之則諸美萃矣予不佞嘉其請之切言之大而非誣也亟謝為予地主之罪既捐俸筮吉鳩工集材仍舊址而新之爐鍊為頂而高踰數尺復題簿募石築其下方以免河橫水逼亭峭岬削之患至丁卯夏工落成董事者踞而請予

記其巔末惟建城形勝西嶺高擎東流灣走茲亭之翼起者如巒如砥宛在水中央夫固已捷轉地脈之靈漸開人文之盛然竊聞先任大府陳清波公有曰使官茲土者毅然以裁成一方自任建一塔于鮎洲建嶺之間則山川奇秀述聚有情雖昔同朝三翰林四柱史自後人視之有不足侈美于前者斯真為此邦造福之言哉予不佞實有同心特當揆括之餘方肘見而仰嘆時未暇及此爰擲管記修亭故事末併識之以俟將來諸君子云

重建元妙觀北極殿記

明范雋

今上歲乙巳道人復擬建北極殿于寥陽之西偏計殿

北正與東序三元閣等踞而謀始于余先是址故有殿已化為烏有余笑謂天下事因者其功半而創者其效難窅陽洞天三元之三者雖難易較殊咸有故可因因而新之然費且近萬緡而北極鼎建不啻再三倍之况汝歷祀以來筋力拮据可謂勤矣而荆畫不已吾七札強弩之末如魯縞何道人曰筋力之勞吾分也敢有愛于是復疏募得若干贊鳩工集材布方定制崇鉅政與閣相埒而工巧溢焉再葺而就對峙兩序品立寥陽並為吾筠一大觀道人乃復謁余片言藉不朽夫天下化有為無復化無為有豈有常然者耶觀興自唐迄今千餘年無能新之者匝殿多黃冠彫敝滿眼興隆法事竟

出—道人手初道人客廡下若拙若木建疏題募僉曰
此邈腴朝夕是烏能成事者徐而新寮陽矣已新洞天
已又新三元矣乃稍駭異之是錚錚佼佼者也至謀始
今殿則又雜然笑之夫道人一么麼之身能數為祇園
長者之行非有黃白內外之藥而聚粟如砂聚金如礫
以成吾事道人亦有心者乎昔方辨止解塑像曹溪證
為人天福田道人又得微類是乎然其成功也似無而
為有而居成功也似有而無有道人猶若解馬北極祀
紫微大帝仍其故云余既倡其成復為之紀其顛末若
此道人即普天俗姓晏也

忠濟廟記

明吳山

忠濟祠者祀吳虎威前部督折衝將軍甘公寧也公蜀
人通文少任俠好弄兵生負正氣志秉劉中當漢祚不
揚曹氏僭亂羣雄角逐南此搶攘公憤志削平乃自將
部下猛士八百餘人作事始依劉表及黃祖皆弗能用
遂仗義歸吳吳主權一見大嘉異之同于舊臣于是委
身贊計屢立戰功為時名将竟以忠勇歿于國事歷晉
唐迄今富口古壘鎮人咸受其庇特廟祀之夫公之勲
績在吳若射蔡墳破曹操獲朱光遏張遼卻關公解曹
仁豐功偉績具在信史無俟于言至于有宋追錄前代
忠臣義士凡有功德于民者秩祀有加而我王為最山
請得而陳其槩夫忠君濟國以王為褒國公者則開寶

五年也禱雨有應以王為褒國武靈公者則元豐五年也
以廟為昭勇者部使者以王功聞于朝則政和二年也
封王為武惠昭毅王者以靈卜驚張遇則建炎二年也
封王為忠濟遺愛靈顯王者以陰兵震金人則建炎
四年也迄我明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釐正祀禮載在
會典歲命有司春秋致祭而享祀益隆至如歷顯筠陽
威靈赫奕福庇羣黎者不可殫述蓋公之精誠可以貫
日月志慮可以通神明其英爽所以結而不散有以振
餘靈而承世享也夫豈偶然哉是為記

昭明廟記

明廖暹

嘗聞祀典祀以賢也祀以功也太子之祀于筠果賢乎
抑功乎考史梁武帝天監元年立子統為太子五歲聰
慧過人梁主使省錄朝政辨析詐謬性寬假但令改正
不加案劾斷獄多所全宥每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閭
巷賑貧乏喜怒不形不蓄音樂為人孝謹母丁貴妃卒
水漿不入口腰帶十圍減半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採
集姬漢以下文辭三十卷撰曰文選歸然詞翰之宗癖
好山水輕富貴如脫屣作淵明集序以見志遂隱約潤
之深山名其地曰招隱今讀書臺跡猶存焉無意嗣繼
慕九華五老衡嶽之勝遍行在所至恤民隱問其疾苦
命有司減斂寬刑民心德之後梁主逼令歸統疾而卒
朝野哀悼謚曰昭明故江左多有廟筠之廟亦因其行

在有廟也今歷幾千百年矣而民疾疫必禱祈求必禱有感必應焉則夫民之祀之也夫豈徒哉

祠山廟記

失名

筠有祠山李王祠蓋行祠也祠舊在廣德之橫山靈異照今古代有封祀禮特隆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神天協贊師渡江東駐蹕山下詣祠卜之得四海和平之兆賦七言八句以答神貺既定鼎勅祠于京師雞鳴山歲時致祭邑人尊昭代制乞靈築祠于郡治東橫山之英雞鳴之靈無往不在無感弗應正德六年夏華林大盜斬關入郡治被劫掠殊慘隨攻縣治急緣池河洪漲獨進龍橋一線可度縣幾蹂躪有梟將臉白者持大刀

虎奮當橋鼓聲挑戰賊不敢近竟敗走兵衆詰之唯唯不張則李云云時姜令榮復大索之不得乃知張王即李王也匡國庇民禦災捍患以享以祀誰曰不宜神系張諱渤歷封正祐昭顯威德聖烈王李諱祿歷封輔德助順廣福忠正王歷有顏公真卿真公德秀張公詠明蹇公義羅公汝敬記文載廣德志甚悉茲不殫述

康王廟記

明王應遴

聞之祭法有功德于民則祀之故凡邨社之立廟祀神非僅為一方樹保障衆姓肅瞻仰已也實為報功酬德之舉耳筠城神祀甚多而廟貌巍峩惟康王為最著粵稽康王為周武王孫成王之子周初淮甸季剋時多蠱

動至康王深仁涵濡厚澤滂敷始無有異志詩所謂自
彼成康奄有四方是也筠人建立不詳何意亦不記何
年要王之福斯地也甚靈水旱災祲病痛困苦有禱輒
應故笙歌報賽筠人之報答神庥也亦倍摯或疑宋高
宗亦封康王曾命張浚岳飛敗賊李成於樓子庄筠人
不忘奠定之功故祀之也夫命將討賊何代箴有筠獨
是時被兵也哉且三代而下帝與王異崇德報功不額
廟曰帝而曰王筠人雖愚寧至是予聞神威顯赫福庇
斯土難以縷述萬厯甲寅年間邑侯田公之子疾篤康
王顯靈救治田侯訪而欽酬督筠民重新其廟焉嗣後
靈威愈顯至天啟二年眾姓復糾眾鳩工重修增廣廟
貌益改觀筠之保障抑永有依矣余偶過此瞻禮念其
當年之實績足為功德紀者不可不載諸志以垂不朽
也是為記

迎仙橋記

明陶履中

予從爽鳩氏出守筠州入其境望兩城南北相峙中貫
浮橋郡人奔走如鶩竊嘆曰筠雖僻壤亦不乏熙攘者
如是耶及叱馭橋畔則擾擾肩相摩官民幾不及辨則
又念曰此亦可動平政辟人之思乎俄而抵岸夾岸即
郡署也乃石塌土崎縱橫狼藉舟扼于石不可前而潦
溢于途不可駐攀援竭蹶者厲揭俱窮乃復竊笑曰此
雖有平政之君子行可辟人願亦安所得尺寸為辟人

地耶奈何當署而見胥溺不平之象如是于是百務未
遑首捐薪贖築其埤使堅平其衢使遠葺其梁使道廠
而可馳蓋計日而工告竣焉此亦未必治郡之先務也
而予觸于目軫于懷者若不能旦暮緩然而道旁亦籍
籍稱便矣無邱隅畏趨之歌矣即臨民之長以時出焉
而軒蓋者前負戴者得徐睨而讓于途矣且署門洞開
坦途在目今而後真可為平政者勸而予愧未之能耳
斯舉也凡費金錢若干鎰不損諸帑不擾諸市不科諸
民共其落成者則僚友金華臧公良史長沙楊公登東
延平徐公登瀛暨高安令胡公承謨督其鳩工者典史
朱尚綱也有基無壞是在後之君子是為記

重建筠陽書院記

國朝劉登科

襄一代之治平以人才厲一代之人才以經術川嶽生
之陶冶成之古者郡邑建學而外必更立書院以廣觀
摩之益往往聚都人士講貫其中敦行考文為國家昭
炳蔚之休儲公輔之器其在豫章最著者曰鹿洞曰鷺
湖曰白鷺曰澹臺祠而筠陽書院式稱並峙筠之有書
院也其來舊矣考其地為宋郡學故址學徒而招提附
之明正德八年郡守任邱廩公從灰燼之餘更始創建
亭廡彌舍分徑燦列儼然一國學巨觀後數十年司李
烏程潘公踵而新之置田徵租以植貧者規畫愈備又
邇相修葺必歷永年何久而漫滅豈惟棟宇傾塌瓦礫

無遺而基垣次第亦茫不可復識矣雖殘碑猶存茂草
邱墟何非官斯土者之羞也今承乏是守一經其地輒
起而嘆曰夫此非昔人樂育之所乎筠士蔚起之地乎
忍令其廢墜若是不幾負起敝釐新之任乎用是捐資
進邑令而商之與經紀其事鳩工掄材日程月課為門
若干堂若干兩廊書舍若干祠亭若干稍倣舊制位次
井然繚之以垣樹之以屏私不費民公不費帑經始于
庚戌之冬迄辛亥仲夏落成曰育賢昭化成也曰謙益
昭遜敏也祀七賢昭景仰也祀烏程昭崇報也筠陽書
院仍初名昭復古也捐俸買田以資修脯昭永久也自
今以始諸士于陶于冶相與崇尚正學務使經明行修

發川岳之光作楨

王國以上副

聖天子宏文之休美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予與張令憑軾而
俟之

重修高安學記

國朝 劉登科

今

上御極之八年文教誕敷尊禮師儒

詔所在繕治 聖宮一如闕里制固煌煌盛典哉予叨甲午

賢書蒙 平藩

題授大理司馬越四年擢守筠陽自南詔遠涉江右道
塗脩阻迄萬里餘每過泮水橋門闕焉弗治未嘗不嘆

高安縣志 卷一 九
聖道式微人才放失無以稱

上意旨乃蒞筠即恭謁文廟觀郡庠形勝隆然杰出既甲江省而建庠為龍池滙歸風水秀上誠育才勝地也每爰書簿牒之暇接筠陽人士復彬彬都雅名教自持無有城闕貽子衿刺者予既幸文教如是則予之吏治或可次第舉行無忝師帥之任矣獨是廟貌兩庠既具而屏墻弗飭無以壯大觀予守茲土化之不倡是誰之責耶于是捐俸鼎建照墻修葺門柱泐碑以警惕之令筠之髦士面羹墻而知仰止誦遺文而思奮興不兩月而工告竣歲在己酉辟雍鐘鼓一彰文化四訖諸生始慶絃誦瞻仰之有地昔祖無澤知袁州始至即營學宮至今

讀太伯文而知道教之結人心雖越數百年而禮樂不衰忠孝不朽莫不曉然于君親之大義是祖君之造表者表率在一時而遺愛足千古也予即不逮其人乎而爾筠號西江才藪歐陽文謝諸君子而外以文章節義稱者難更僕數爾多士他日持檄而竭匪躬卻聘而懷孺慕柴桑風高文正卓矩殆旦暮遇之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毋負予殷殷期望之盛心則筠士之翹楚與學宮之鉅麗實甲天下予亦得以文教一方步祖君後塵後之為文紀之者曰筠陽聲教文物刺史劉公某年某月實訓迪之豈獨多士之光耶抑守筠者之幸也是為記

修城碑記

國朝 熊文舉

今天下海波既靖山寇悉平萬國朝宗四方寧謐而江右夙稱禮義絃誦之國幸出之湯火而予以昇平雖瘠也而小民守其畊鑿君子樂其詩書倘生聚教訓之有法有恩熙皞之風可立而待迺瑞州一郡界在新建奉新萬載清江之間尤為恬晏考圖記謂其形勢斷崖深壑遶水環山其俗則務本勤稼十數年前于戈搶攘大江之西州郡塗炭獨此郡粗安予嘗巾車暫憇見其山高而水清烟火鬱葱尚有承平之象乃今宮保大司馬張公總督江右覽章江之巨勝思未雨之綢繆惻然憂之既已劫必會城又復下檄各郡務遵新式城制增高

而使之堅池則濬深而使之險瑞州一城則巡憲周公實董其役周公蓋嘗造予而嘆斯役之未易稱塞也蓋其圖畫也遠故其制度也詳前此城高僅二丈今加二尺有奇前此堞千六百有奇制額每堞一人今併二為一而虎牌之設燈架之懸魚魚如也井井如也舊日女牆僅三尺有半而附居私之或聯為屋或限以垣今盡撤去展舒八尺可馳四牡可通八座東西南北環走無礙倚山有衢臨水有路太平可以利遊觀有警可以便巡禦向者北城五門一格今于迎恩一闕加峻層樓洞扉江流之形勢扼省會之周行達馬至碧山之後特創進賢一樓倣古建樓之遺意君子謂是役也蓋無美不

備無善不賅且也不徵薪于民不科陶于工寸石片灰皆當事捐俸減騶撤從慘淡經營之而鄉約僅職董催從來設險守國保境和民未有如斯役之可大而可久可歌而可誦者聞之周公仰承總制張公巡撫董公無疆之德意下恤百姓有盡之膏脂朝夕親臨惟城是問日羣二三里老而商確之色融氣和藹若家人父子民之悅之如子來之趨父事以故得成功于一日而垂裕于百年因思昔仲山甫城齊而尹吉甫作詩送之本之于嵩嶽之降神柔嘉之盛德其及城事者一語耳大司馬張公中丞董公以至誠動神明以淵衷恢遠略合通省民生吏治無刻不在綏懷之中而巡憲周公宣猷飭

紀凜凜行驄南瑞一方嗷嗷待命今茲之役固其夙夜匪懈之一端異時補衮秉鈞直與宮保張公中丞董公共丹青金石于不朽南昌于筠郡擊鐸相聞不佞家檀溪視錦江盈盈衣帶聞茲勝事能無誦揚愧乏吉甫之穆如惟與父老子弟斷峴山一片石引謳歌于勿替耳是役也經始于康熙二年癸卯四月迄今三年五月告成總督江西宮保大司馬張公諱朝璘巡撫江西少司空副都御史董公諱衛國分守南瑞叅藩宋諱之繩分巡南瑞憲副周諱體觀而瑞州府刺史葛諱全忠郡丞蔣諱允修別駕王諱廷翰司李張諱鳳翥守闔沈宏學高安令韓玉衡邑丞羅國紳捕務許國銳皆捐貲殫力

克襄大美例得並書

迎恩門樓記

國朝 蔣允修

瑞城東樓之役竣矣蔣子操筆鞞然而記之曰瑞其興乎吾聞興有象曰財用足曰人才生江右瘠土也而瑞為甚故明季之困于賦也滋劇江右才藪也瑞非乏才乃舉于鄉者數軼他庠而往往艱于一第其故何歟惟賦之困困于浮糧陳氏流毒餘三百年所賴前守楊公力為地方請命

朝廷下部議俞之痛乃釐茲十餘年之稍稍安集者吾卜其蒸蒸日上聚也楊公曾語予曰浮糧一役幸藉當事力邀

天子恩吾守郡十年可以無憾獨是形勝家言郡庠西阜踞勢過聳錦水東注一往莫制用是人文頗淹吾先年捐貲建閣縣治左翼頡頏而砥柱馬縷短工未究又于邑署苦逼今且議去則于郡治形勢大不便予其圖之予曰唯唯未幾而制臺飭修城垣之命下未幾而巡憲監理繕城之駕臨于時郡守葛公綱領之二三僚案暨營守將邑正佐領分理之新樓臺清河城培護址併堞墻備器械百廢具興維茲東門門顏曰迎恩會城率由孔道攸違舊貌卑隘巡憲顧之作而言曰是簡陋不可因循治也乃鳩工乃庇材乃奠基舊址原高一丈二尺今下深五尺上崇五尺有奇乃擴址原縱橫各三丈三尺有

竒今縱外辟五尺有竒內廣八尺有竒自柱礎迄獸脊約高二丈八尺有竒架以層樓翼以飛檐登斯樓也櫺扉肆展瞻視新雄家溱溱人總總獲稔稔積粟粟西絜宮墻之峻東挹錦水之波高者不亢逝者若迎補偏救敝之後必有偉人傑士出而樹不朽之業者區區同朝三館翰四柱史侈盛云乎哉吾故曰瑞其興也是役也官帑民錢未煩絲粟倡助者督撫兩院左右藩臺臬臺也巡憲則躬行董率者也凡有事茲郡者莫不捐俸殫力互相厥功若朝夕陰暎啟處不遑嫌怨不避克枚實完好則巡憲遴委邑丞羅國紳洵副厥使也鄉約徐仁等黨正王賓等地方胡大等老成徐鳳和等由肇工至竣役櫛風沐雨拮据幾數十餘日矣書名誌厥勞也職官姓氏備載修城記中茲不贅

重修仁濟石橋碑記

國朝張鳳翥

瑞城北泉流膏沃生禾香茂是為米山唐米州也不如京都之奉貢輸賦重足錯轂微令賦予之繁尤不如會城之傳吏執符往復授館者旁午踵至然而三城鼎趾閩粵接壤凡告至告去之役每不絕于道則錦江盈盈一水非豫章之小都會乎江中彩虹雙映一曰約一曰倚二者利所同也名所獨也不見夫天時晴霽白雲為蓋青山為屏凡鼓舞相率而皆出于約靡不以約為利約者何浮梁也至若秋夏兩潦澎湃過山罔論城居間

有長塗負重而來者十里百折顛踣騰藉望洋興嘆得
倚一登蓋不啻乘杯飛渡之為快也倚維何非仁濟之
石橋乎第倚遠寢摧闌彫石圯往往愚者鯁者與醉者
之胥溺更僕難數然則修職于此中者能無患歟康熙
三年約先舉之以俟後之修倚者乙巳秋果有沙門一
水毅然有修倚之請屬余為弁謂予曰修倚不患乎金
錢患乎無巘石余是以陟遼山之巔見綿谷跨谿大石
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若虎鬪企若鳥厲環行卒
愕疑若搏噬欲闢而取之非民力也乃大勞石工依稀
鬼運四者星移假使梓人視之卻步而走一經石者幾
于承蜩弄丸雖綿亘六百餘尺曠焉夷焉究令周王之
馬跡可馳謝公之屐齒可及且得于風止雨收烟霞澄
鮮之後僚友同步則西山爽氣宛在襟袖間是豈造物
者之所為乎則何莫非江之宰官祿秩與紳衿刀幣士
女朱堤化立石為周行哉約也倚也當與米山之泉米
山之禾同美利云爰志之石康熙六年三月修禊日晉
陽張鳳翥記

修浮橋記

國朝張文旦

瑞郡浮橋更古于石橋楊吳乾貞二年始也當日之錦
江度未至如今日之廣故初制十三舫歷宋漸增為十
五舫而後將倍之每費千金五年一更造繇楊吳底今
垂八百餘年將近二百修幾幾乎廢金錢二十萬肯積

之以造石橋可二也無奈地方物力止能漸長不能驟齊然千金之費亦可少省向之所以沿弊者以官多委員員多委役人未有受其羹而不染其指也者一嘗百嚼蝨肉能幾民未受利涉之益而先得津梁之疲矣余令高安之三載年當再造稽舊例有當因者因之有當革者革之如板木取于經理此不得不因者也至于板之方廣必丈而量板之手也狡牽縱裁橫則不止于一丈矣吾革之油釘取諸舖戶此不得不因者也而以票取不行現買甚至數則倍之值則減之害油費并累治匠吾革之匠工廩餼之資則以舊橋廢板廢釘出鬻而朽木廢鉄皆化為熟糝腴饋矣啟厥于治前出入得以省課工不能偷晷傭不能侵料而竹頭木屑悉入于陶士行之筦庫矣其出也略折水門數磚便是中流自在而艤艟陸地不費釁蕩之請矣大端得力搃由于不委官役不經二手我自先而人不得後我自勞而人不得逸事短意長引而伸之為政之道思過半矣後有作者其將率由于吾文

少府龔侯修公署記

國朝 鄒度珙

凡居官而百為苟安而止者官以官為郵也官以官為郵故以地為郵官以地為郵故以廨宇亦為郵官以廨宇為郵視問政臨民皆郵也又豈止一廨宇哉筠之有督糧公署傑然鼎峙府治之右徂歲滋深舊楠頽梁幾

不能當巨室之觀何官茲土者率以筠為郵漠然不為念閩中足子龔公甫下車一見慨然曰伊誰之責而因陋踵故若此遽銳意新之新之何也不敢以為郵也俸捐于已直授于民工募于農隙規範相形卜日經始中為公庭所以佐郡臨蒞者也後為公署所以退食委蛇者也左右為從館所以延賓訪問者也右之前建書舍則仕優而便于學者也未及閱月工逸事遂是何不以郵視廨宇乎不以郵視廨宇又豈以郵視筠乎不以郵視筠又豈以郵視官乎假曰是非若考作室父肯堂子肯構也居而為吾之衙牖去而又不知為誰之傳舍吾何為徒自苦若是豈公爾忘私意歟公蒞筠五載監兌運清陋規不以郵視飛輓也閱倉庫革中飽不以郵視積貯也課多士育人文不以郵視學校也他日或內召或外擢去乎筠亦如在筠公之不以官為郵止一筠哉止一筠之廨宇哉高安筠附郭邑諸紳士于落成日屬予為序予昔備員史館又忝鄰封爰珥筆而書之

清汰浮糧記

國朝楊朝公

古之治政凡有功于社稷者則泐之鍾鼎有德于生民者則載之碑銘所以酬勲庸而垂後世昭不朽也江右筠陽民貪土瘠甲于通省所轄僅三邑自偽漢陳友諒竊據南昌稱兵索餉恣虐一方惟筠陽為接壤最近之地陸則竟日可抵章門水則一葦可達故預徵借餉獨

筠陽先受其害在當日草昧固難言之矣明太祖撫有四海詭意高安奸民黎伯安妄希上賞以兩年倍徵之數挾冊投誠遂為已成之額事定後闔郡士民匍匐叩闈而明太祖以版宇初定賦役方新不便更張旋磔伯安于市以正罔上之刑而著有高安永不加派之令民自是感額相向矣永陵朝節經守令申請兩院會題至穆廟再題事俱中寢神宗年間又據里民呼籲紳士陳情雖奉有取據各府公結之旨而時用方匱苦樂不均秦人視越人之瘠鮮有肩是任者至末年始得比照陝西上疲地面七分考成之例是全額雖未十去其五業已七汰其三矣迨後筠民困躓不堪益深益熱賣絲買穀力愈難支即七分徒有其虛名而實無其半也崇正十五年巡方御史江陵徐公養心連篇累牘再疏于朝始蒙部覆奉旨照實起科徹底清釐無致重累綸音甫下正在遵行甲申年即遭國變矣我

朝定鼎仍照舊額催科蓋不敢以二百餘年已定之額頓遵前明國事將傾之旨欺我

皇上也二年江右底定士民無日不號泣于當事者之前事方有緒而叛變又乘之筠民何遭逢不遘之若是乎九年右藩莊公 兪憲安公以代

覲入都門奉

旨下所司各陳地方利弊藩臬兩公因目擊筠民剝膚之苦

筠賦積逋之累筠有司艱難萬狀疊受峻謫之愆備將
瑞袁兩府重斂之由披瀝

上聞是時余方奉

簡命承乏筠陽正在束裝之頃忽覩兩公之疏始而駭繼而
疑終則不禁其躍然喜也駭者駭其當日妄報而遂為
定額疑者疑其受累幾三百年而莫之或更喜者喜其
際我

皇上視民如傷輕徭薄斂

彤音屢布筠民猶幸有千載之遇也余亟趨兩司悉詢根源
遍告于司農而後脂車就道抵任後即訪之故老攷其
誌冊益知筠民之不可斯須緩也是時已奉部文通行

先經署府司李具文申覆余復取三縣公結覈實激切
以請一時 上臺皆恨不能立出筠民于湯火之中若
藩司之覆看撫軍之奏剡殆不啻監門之圖繪然十年
九月下部十一年三月欽奉

皇恩這浮糧積久重困一方應從原額清汰着該督撫飭該
府縣官確遵減免毋得踵弊混徵有辜德意當此之時
筠民歡聲如雷余與諸 上臺方為筠民舉手加額不
意新昌與高安又忽有同室之鬪以所減多寡彼此相
持以府縣志書魯魚相競復經院司道府廳縣虛公會
審悉遵府志各按元額汰浮徵實相與遵守今而後苦
栗烈深者應知陽春之為恩畏炎蒸久者始知涼颺之

為澤也紳衿耆老以余終始其事謂有功于民命也不可不載之碑銘用昭不朽余因為筠陽輯其前後顛末如此不求文也右藩莊公諱應會武進人僉憲安公諱世鼎三韓人遵

旨陳言者也守道署糧道事遲公諱日震左藩盧公諱震陽俱三韓人攷勘覆覈者也撫軍蔡公諱士英三韓人則竭力疏請得邀浩蕩者馬筠丞延津孟公元隨

覲商確筠李漢川駱公侯伯江陵張公可前僉議贊詳與余朝公反覆詳請者故並書之以為食粒懷糴飲井懷益之思焉若紳士里老之首是事者載在刻書不具錄也
重修元妙觀記
國朝胡起龍

吾郡元妙觀古名山勝概也在府治之南面荷峰而背錦水相傳唐初孫仙智諒修真于此其時古木扶蘇白鶴翔集名曰白鶴山因採本山木創建道場仙風感召公輸引墨純陽染翰即今洞天之題是也越明皇時賜額元元宋大中祥符間一葺而改名天慶元至正中再葺而改為今名迨明天順道士藍又元取為少監奏請英廟敕賜寥陽寶殿又一葺焉萬歷間道人晏普天者募修重新此觀所由始與一坵一葺之源流可考也顧前此因仍舊規補綴易易耳迄于明季傾圮殆盡曾不數年而正殿鞠為茂草廊廡荆榛三門卑隘觀者以為歎幸甲辰春中丞董公巡閱茲土過廟有感捐助百金

委其事于郡侯葛公公曰予志也遂欣然受命暨司馬
蔣公司餉王公司李張公及守府邑宰各捐俸以襄盛
舉下而紳衿耆庶咸鼓舞樂從起龍與李子文燦尤密
邇觀地者衆謀僉同乃諏日度材召木者石者陶者圻
者羣工畢集先諸正殿度其高廣定其規模乃殖其庭
乃覺其楹乃覆乃堵迺塗迺護而正殿崇隆如故金碧
輝煌則過之次及三門卑者高之隘者廓之隨及兩廡
傾者支之朽者易之而門廊煥然改觀矣且也佑聖殿
元帝所妥也從而增飾之火神福神廟舊所未舉也今
則創建之復于觀之東另闢一門以便出入四圍環以
墻垣雖工匪朝夕其所以次第區畫抑何周也是役也

經始于甲辰之冬告成于丙午之秋計費不下千金出
于捐助者十七出于募化者十三不傷財不病民以故
庶民子來功成不日升斯觀也見棟宇凌霄簷楹接漢
孰不仰而嘆曰美哉洋洋大觀乎詎知美不自美因人
而彰于以見中丞之心乎

國者心乎民心乎民者心乎神凡所以鞏

皇圖之固福

國而佑民者郡侯之功中丞之德也役事竣屬記事于予
予以旦夕從事知其經營節次有如此用泐諸貞珉俾
後之仰功德者有所感焉

清源真君惠民仁聖大帝廟記

國朝况莊

筠之清源祠蓋經歷代護人護國累朝加封聖號曰清源妙道孚佑太乙真君惠民仁聖大帝按真君姓趙名昱初從道士李班隱青城山隋煬帝慕其賢特起為嘉州太守郡有老蛟為害人民屢遭水患真君大怒設江艘千隻率壯士暨人民萬餘夾江鼓噪聲振天地真君持刃入水有頃水赤石崖奔吼如雷真君右手持刃左手擒蛟首奮波而出自是蛟斬亂靖功莫偉焉至隋末亂隱去不知所在後又因江水漲溢蜀人見青霧中乘白馬引劍戟超波面而過即真君也民感其德奏立廟宇世世奉祀唐太宗封為神勇大將軍元宗封為赤城王至宋真宗朝益卒大亂遣人詣祠下求助果克之又加今號勅封寶誥頒行天下永祀萬禩筠民亦歷朝塑像尸祝禱求輒應于今尤烈云

真如寺詰和尚塔記

國朝黃奎齡

師諱智詰號六愚和尚新昌周氏子生而性海具足雖無肉膜之祥掌目之異寡言兀處法器儼然宜陽太平山定空和尚其披剃師也苦行三載行脚四方闢南鼓雪峰歌是處聽聞未契心印後于洞山孤崖聰大師受具戒親敬糜餅脇不占席叅所未了者幾七破蒲團忽一日失脚踏翻水盆豁然大悟便問洞山失脚踏翻波是水纔識東洋涯際寬祇如一漚未發時請師為道一句崖云未發且置如何是汝踏翻處師震聲一喝崖云

更道師云一滴普潤乾坤秀萬彙咸沾此箇恩丙戌冬
崖遂授法為嗣去之龍江古溪十更寒暑師之不妄承
當其在斯與時筠州諸檀信以大愚古德相仍向與洞
山黃蘗名高震旦意圖偈復宗風迎請住持開堂說法
傳戒者五稔偶疾不瘳說偈告衆而逝按師生于萬曆
丙辰九月寂于順治辛丑七月甲子四十有六視中庸
子少其一歲于投子義青則減六年星移燈幻何必久
諸塵世况無生一曲長存古今乎余承乏建城適屆師
承駐錫讀所撰語錄鑽故紙以翻新出死門而得活知
非舍已殉人徒襲趙州牙後者喜為之序其生平不畜
童子侍奉有新建家法一架裝蟬翼藕絲類泰布衲忍

飢約腹新米不往于人似藥山惟儼無事振鐸持乂古
貌高情隨宜感化庶幾長沙和尚矣攷寺本為真如寺
蘇子由謂高安雖小五道場在焉此其一也昔臨濟在
希大師會下問法輒棒後叅大愚老漢一言得契還質
印可寺一多以大愚呼之至南嶽十世下汾陽法嗣有
大愚山守芝禪師而雲峰文悅則係芝公法嗣壽寧齊
曉又為悅師法嗣淵源一派苗裔滋蕃今師得傳洞山
為真如中起其衰二甘露門寧僅瑯琊雪竇而已其門
人徧鵬建塔于本山懶雲窩樹石以謀不朽靈骨內藏
紫雲面盖五道場不且始終鼎盛哉余既叙其法語而
遺言以記相屬理不得辭是何因緣倘靈鷲山同聽法

華者耶贊曰維師之生天慧予腹不假文殊鑿其淤肉
火宅塵清水觀月掬如桶隔籬如瓦擊竹隨響應聲不
疾而速道合無心梅子真熟孤煙拂子吾鄉湛公辨香
兩奉實雲門宗無絃成調性妙六通反通曰愚百丈耳
聲大茅境地機非露峰云何不住視身等空真如自此
無疑賣松得皮得髓晨雞暮鐘

香林期場記

國朝劉九巖

佛法之興至

昭代而隆極矣

世祖章皇帝好道不惜屈九重之尊開萬善之殿與慈璞玉林
木陳三堂頭前席溫語垂問勝國部院臣熊開元為僧

徵其悟處而大學士金公之後大宗伯王公宗簡學士
王公熙曹公本榮皆團圍共話左右贊成以扶進世界
于極樂真希有事也當是時吳江令熊檠菴棄官削髮
入靈岩寺

天子聽之而江西青原主法席者為前明道臣倪公嘉善所謂

嘯峰和尚者是西江鐘板大振法雷一呼慈雨普潤其

在筠州者不但五祖庭有人即香林小刹亦能為法求

賢延百丈宗老人結社其中凡三年四方龍象肩摩踵

接科第中人亦多有歸之者余時雖落髮氣岸猶儒而

老人曲加招出誘掖以入室蓋課以崑山之張立廡相

籠絡也余應之曰借爾單提直指地站吾誠意正心人

遂在香林收七三載見和尚上堂五十餘會供衆者百餘會語錄五卷詩四卷前後職事首座大師曰若師曰中孚西堂大師曰全一後堂大師曰自之堂主大師曰歲明維那大師曰止息曰琢也書禮大師曰古巖曰奪英皆和尚所付者而書記曰存勗知藏曰夷若知賓曰野石曰多木曰時學曰洞明曰無朽侍者曰夢麟曰太過曰逸生曰樸素都守曰靜機副寺曰繼周曰靜行悅衆曰萬容曰雪可叅頭曰楚珩典座曰越隣曰自修庫頭曰映虛值歲曰總持買辦曰幻住十九皆和尚戒子而謀始請主則恂若監院內外拮据密飭惟週與靜機野石三人厯竭心力三年之內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

不愛情瑞雖貧國約費二千金道路贊嘆異口同聲余詳稽往牒瑞自大愚芝而後善知識者惟宋一真淨文住北郭壽聖山而已六百餘年鐘沉板寂壽聖一掌寄在路頭籬落間不足以為恢復而大愚故殿則僅僅于順治十六年得六愚哲禪師一期之光而已居恒每謂臨濟兒孫當以高安灘頭為外婆之地每歲行省謁一遭而不意滿天下無涓陽情者茲之來者皆是洞下獅子六宗二公同弁山瑞裔孫也是役也起康熙二年癸卯滿四年乙巳時

朝廷以地震求言廣督盧公以汰僧題部議不允行稽核名數而已諸寺院薄言震懼而隨底于無事瑞郡太守

則葛公諱全忠二府則蔣公諱允修三府則王公諱廷
 翰四府則張公諱鳳翥高安宰則韓諱玉衡新昌宰則
 黃諱運啟上高宰則范諱時英江西總督部院則張公
 諱朝璘巡撫部院則董公諱衛國方伯則余公諱應桂
 王公諱大初臬司則前為蘇公諱銑後為秦公諱鉞分
 守南瑞道少參則宋公諱之繩分巡南瑞道憲副周公
 諱體觀皆荷旃幪使是役也非上寧下靜時和年豐何
 物無位真人敢以一條榔標而聚眾伍百員乎時總督
 張公大新馬祖上藍寺方伯余公有法雲堂之建請律
 師雪眉和尚說法于撫州門外兼為法璽禪師恢復同
 安丕道場皆施資巨萬香林屈和尚未免以雞累牛刀

即和尚自署為客香林遠蓋亦猶初出明教時稱借堂
 也余每代和尚謂有二不遇第一

世祖升遐

其次則督臺張公忽以奉裁歸部不然則大之

萬善小之上藍安在不可借和尚乎即和尚不借人人
 或借和尚吾見和尚之堂未以香林止也守憲宋公以
 朱發若之請為題香林額曰光聚飛烟蔣公張公各給
 示以彰護法余忝簪筆義得直書

高安會館記

國朝朱軾

京都為千百國之所會歸仕者商者賈者菽者攘攘熙
 熙望國門而至止如江河之朝宗焉夫人離家數舍以
 外出門惘惘有難色信宿所至謂之逆旅而適都門者

則不啻瑣尾流離之復我邦族也雖然商者買者執者
無論已彼挾策觀光之士弛擔釋屨于十丈輭塵中欲
得一畝之宮如故鄉之甕牖蓬戶可得乎古者奉詔而
館謂之公館自適其館為私館今以師師濟濟之英欲
聚而處之公廨勢必不能况六街九衢茫茫如海即使
借頓僑居而蕭然無與不無離羣之嘆此會館之設所
以聚一郡一邑之人使得周旋洽比緩急相需無異比
里族黨之姻睦而且講道論文相規相勸以成其德業
其有裨于士人抑又多矣前朝惟吾鄉會館最多而高
安之館有二一在內城燬于明季一在外城為匪人所
鬻邑紳士謀贖金復構念年矣今

皇上御極之元年陳木齋先生自京尹晉貳農卿總倉政子亦

蒙

恩轉階于是友人况子銘伯進而言曰二先生為一邑顯者
不能建數椽以惠後學乎予二人相視而笑銘伯曰患
無資乎吾邑有公捐建閣銀若干兩以資京館之費邑
人所樂聞也予曰諾于是買宅于前門之燕家衚衕計
十架坐北向南有堂有廳有內外室有厨有廡有舖面
月得賃資若干文時邑人之賈于京者相與竭力經理
垣墻之舊無者築之圯者補之門窻之朽壞者易之地
之窪凹者墊之又製棹椅床榻若干及釜甑槽道之器
無不備蓋自是吾邑之客都下者如歸焉頌吾猶有言

者邑人舍于館者賢愚不齊而况賓朋酬酢往來雜沓
浸假而有小人濶跡其間終日皇皇走名若鶩幸詭獲
則自矜得計以為不如是是甘心淪沒也夫士人懷求
名之念處爭名之地與走名若鶩者為伍目濡耳染潛
移默導于是長厚者亦習為浮薄而拘謹者共目為迂
疎此倡彼和互相標榜夤緣朋比無所不為究之得失
有命在為小人不亦傷乎吾邑前賢素敦名節其尤著
者如宋秘書監道原劉先生夙善王荆公及荆公用事
面刺不應遂絕之明尚書文端吳先生為嚴介溪同鄉
後進介溪子世蕃介大學士李本欲與為婚姻不許以
是忤介溪被劾致仕歸以同鄉親故如荆公介溪之權

勢呼吸成禍福尚屏叱而絕焉其他可知矣為語邑中
紳士登斯堂者其必景仰前賢交相砥礪為

聖朝賢臣良士是則子與木齋之所冀望于後來之英也已
館中不設專司之人凡吾縣挈本張肆于京城樸實老
成素為眾所推服者每歲闈一二人管理每五月十三
日邑人來會遂更替焉紅契五紙交高安縣學師收存
文昌閣

白公堤記

國朝朱軾

樹德于民而藉言以傳非德之至者也德之至者不傳
以言而言以傳此吾于白公堤樂得而有言也堤曰白
公者何中丞白公捐資築堤民德之遠以名焉中丞為

國撫民為民興利宜也民之德之以食福于是堤者眾而向之困于無堤者甚且久也堤屬臨之清江某里而南昌之豐城瑞州之高安接壤焉袁贛兩河之水交會于是沿河數十里土田汙下以堤為命歲辛巳堤決水大至漂沒田廬無算殿後旋築旋圯迄無寧歲居民莫敢托足膏腴千頃維草宅之而按畝徵賦格于常制無能寬假上下交困迺十有八年于茲矣我白公甫下車諮詢利弊以次興除尤惓惓農田水利凡溪港支派潞蓄堤防宜濬宜疏宜閘宜築飭所在有司查察于是吾三邑人士以斯堤請公單車親臨閱視慨然嘆曰民病若此不識蒞此土者何以為心乃量度料物工徒捐俸數

千金擇于丞倅中得南安司馬毛君令董其事毛君體公意櫛風沐雨經畫盡瘁始事于康熙戊戌孟冬迄己亥季夏凡五閱月而工竣于是向之彌望汪洋者原隰井然矣向之哀嗚嗷嗷者其究安宅矣向之蕪穢不治者黍與與而稷翼翼矣三邑之人德公無已田而食曰此我公賜之食也蠶而衣曰此我公賜之衣也屋而居曰此我公賜之居也閭井洽比父老子弟歲時斗酒相勞則曰吾儕之保聚而安全者公之惠也而實無非此堤之功則又指其堤曰此非前此之堤而我公之堤也此白公堤所由名也猶未已也且將勒碑以記之馳書走二千里乞余為言余以桑梓受庇所以德公豈有異

情矧茲不朽盛事微鄉人請能已于言乎且夫工築之
之役固非易事守土者每畏而委之曰非我咎也嗚呼曰
非予一人任不然則曰為之無資奈何嗟乎國計民生
之不可問盡此三言中矣今公切饑溺由己之思捐清
俸以衛民務為久計無遺後患盡反乎三者之見人之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抑予聞是堤屢修屢潰每風狂雨
驟若有怪物蠢動頃刻木石俱沉公自為文祭禱而後
興工工成歲餘風雨不為堤患是又至誠之所感乎非
偶然也余吏于浙閩浙人之久羅海患築塘為捍經畫
累年卒未有效以是益嘆公之才德為不可及遂忘其
固陋而不禁有味乎其言之也自今以往常有公之堤

則亦常有公之德常有公之德則亦常有予之言予言
何足傳其亦藉公之德以傳也公諱潢號近薇奉天籍
歲戊戌以中丞節巡撫江右毛君名士儀字抑齋浙江
遂安籍南安丞時署瑞守篆備書之者重公之知人善
任而毛君能不負所使也是為記

碧落橋記

國朝朱軾

壬辰夏族中諸長老謀建碧落橋為疏募之里中慷慨
襄事者寥寥無幾越癸卯孟秋屆吾母八十壽辰軾奉

命隸省

聖天子洪仁錫類

賞賚便蕃母曰

君恩渥矣其以

賜金完碧落橋大工俾過斯橋者普戴

皇仁于億萬斯年可乎軾敬諾以告族之長老皆曰善于是
選匠鑿山牽船運石石必巨必堅砥之平琢之方縱橫
鱗砌中邊罅縫灌以油灰外用鐵釘勾匝連屬計長四
十丈墩十四甕十有三寬可容並馬始事于康熙六十
一年夏迄雍正二年冬而竣乃勒石永誌

聖恩而捐助諸君子附識姓名銀數于後至經營調度不憚
勞瘁以成厥功者叔努光姪必因也而其等直倡其事
云

石橋記

國朝朱軾

距吾家五里許為往來四達之衢村人列肆而居刻日
為市數十里中貿易布粟草蔬竹木陶冶諸器胥于是
環聚溪流滌洄如帶其東南交會之處每秋夏水漲奔
濤汎駛不可方舟行人望洋興嘆萬不得已而涉輒有
濡首之患先大夫目擊心惻于庚子歲之孟春募匠砌
石為橋越二年而工竣督工僧人進而請曰此舉造福
無量請勒石以垂不朽先大夫曰區區者為力幾何而
冀倖獲報是豚蹄杯酒祝篝車也世人一木一石之工
于物少有濟必鐫名其上以圖垂久其為善人後人將
指而目之曰此善人也其不善則曰此不善人也夫既
人知其為善人矣是不以鐫名傳也不善而使人指目

之是自暴其不善也他若泯泯無聞者後人莫知誰何
又何貴鑄名碑板中乎為善而存一要譽之心雖善亦
惡而况所為者本不可謂善乎軾侍立拱聽退而紬繹
恍然悟學術邪正之分焉萬物無一非我而漠然置之
度外絕物乎自絕乎此楊子之義也等一本之親于陌
路殘忍孰甚而侈言博愛其誰信之此墨子之仁也其
始托于煦煦之仁子子之義以濟其沽名市利之私其
流遂至于無父無君究之內失已外失人所謂利與名
者安在耶天下事無難易大小莫不有一定之則此理
具于人心但行其心之所是而人已各得矣先大夫之
意蓋謂橋以利涉不可不建而吾力又足以建吾意遂
不忍不建以能為之力為不可不為之事亦自行其心
之所不容已而已他何計乎彼有所為而為有所為而
不為者皆揚墨之徒也嗚呼學術邪正之分途誠與偽
而已矣可不辨乎

以易山記

國朝朱軾

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蓋凡聖賢豪傑之生皆扶輿靈淑之氣所鍾而毓焉者
也吾邑自唐以來代有奇士唐之任濤沈彬來鵬諸子
負其特達出羣之姿磊落岸岸不可一世其所流傳文
華無多而光怪瑰偉目無李杜至宋秘書監劉氏父子
三世天稟殊絕于書無不讀時司馬溫公王荊公凡有

著述多資秘書為之校正秘書產郡南之鈞山任濤沈彬來鵬里居無考相傳皆調露鄉人子未至鈞山每聞友人言山之峻削蜿蜒令人神往去吾家十里許有仙姑頰自幼遊歷遍觀喜其坳雲洞石之幽異未嘗一歲不至至則流連坐卧不忍去以是知諸賢之生有由來矣雖然任濤沈彬來鵬詩人之雄耳秘書道德文章殆所謂升堂未入于室者歟曩吾友吳豐玉為予言其所居之以易山崇巒邃谷忽斷忽聯如排空雁陣數十里外翹首雲際點畫蒼然夫易之廣大精微與天地準繫詞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又云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凡此皆言聖人之以易崇

德廣業之極功也君子觀象玩詞觀變玩占俛焉日有孜孜而不自已者學聖人之以易也以易之義大矣哉吾家聚族斯山之麓數百餘年矣凡文士之應舉者多習易而日孜孜于觀玩以求盡乎象變之義者未有其人擬于山頰建閣祀四聖人以周程張邵朱六子配閣外設講堂使學士讀書其中先生精研四聖之蘊它日致政歸里當率父老子弟迎杖履于以易講堂坐虎皮講周易俾後生小子得聞奧旨而實體諸身心之間庶無負以易之義歟予聞豐玉言急欲扶杖登眺而卒卒未暇豐玉沒世之後數年乃得過吳氏親覩以易之勝徘徊久之因念吾友以易之論其所惓惓屬望于後來

之英者何遠且大也于是進諸文士而告之曰昔文公朱子產于閩之尤溪溪之北為文山南為公山鳥篆龍文印空畫壁在文字未制以前早已天造靈秀至南宋而朱子篤生其後卒謚為文至今稱朱文公云吳氏素號多才列鬻序者常百餘人安知無名賢特起究心天人性命之奧以私淑朱子上繼先聖先賢之統緒使以易名勝與尤溪之文公兩山交輝掩映于二千里外此吾道之幸非徒一邑之光而吾友在天之靈亦快然無憾矣時豐王之弟秀玉庸王子靜思猶子廣思及諸文士皆以予言為然後十餘載靜思來都謁選廣思以名進士讀書中秘予觀二子德器深醇擬言議動不踰尺

寸庶幾有得于進退存亡之道者乎于是江喜搦管為以易山記

義學記

國朝朱軾

吾族之興自誥封奉直大夫漢公始公當元明之間避亂江州流離瑣尾四十年而後復我邦族斯時閭井空虛田廬荒穢方救死之不贍而公卒能課諸子以文學知名仲公弱冠魁于禮闈為一代名臣雖天資學力之過人亦得力于義方之訓者素也自是文章禮樂代有傳人科名之接踵無足道矣最後稍凌夷衰微然田夫野老無不識字通文墨此軾少時所及見者也數十年來乃有文理麤明中道而廢者有終身不學不識一字

者是殆非子弟之過而父兄之過也長老為子言曰生齒日繁計口授田十不足一終年枵腹何暇課其子弟耶古者黨有庠里有塾是以出而負耒入而橫經間井蔀屋誦絃之聲不絕今欲使族之子弟盡力于學以幾于成非設義學聚而教之不可予曰然于是謀之諸昆季措捐百金典田若干畝歲可收穀六十石以二年所入附祭田生息為師生膏火飲饌之需雍正己酉年為始延師設教歲收租稞以供脩脯無缺也童子年十二以上熟讀四書小學而家貧不能從師者得入學肄業三年不通曉文義則去之其或性情凶悍忤逆不時遣之有負資穎異不凡者雖幼亦收而課之如此則寒酸

得力于學而素封子弟亦爭相鼓勵十年之間風氣蒸蒸日上矣今

聖天子加意右文既廣蒐羅于貢舉又增弟子額于膠庠薄海內外無不喁喁向化是舉也育人才以應昌運紹祖德以宏家聲是所望于首事之伯叔兄弟焉

二都堤記

國朝雷寅

高邑二都沿蜀江邊延袤二十餘里地勢窪塌抵東西南三面多以湖名有銅湖流湖瀾湖長湖煮湖湖邊諸稱實盡田與居也舊有堤此障江水民得安其業而不至湮為澤國且以潤以滋旱澇有備利甚大也康熙甲午洪水駛齧若喻坊朱洞坑上等處決口計數百丈古

所謂豁口是也自是水漲則溢出于口田廬墟墓澎湃
濕漉千百生靈命與水爭而築堤之費頗繁卒莫有能
任其事者雍正甲辰孝廉梁君遠及丁父明府公憂家
居都人士弔奠因謀修復先是明府尹棲霞有惠政念
桑梓水利賦所由供民業所賴故于易簀時重以此事
囑孝廉冀其必成梁君涕泣受命不敢緩即捐貲若干
帥先鳩工累土成堤高四丈五尺長二十里濶三丈其
築法下橛松為脚入地甚深載土有基傍植柳為護雖
卒遇大澇而不至橫決又于喻坊墻下創護堤菴以便
防守斯固一方之保障萬世之利賴也是役也以受惠
之淺深為工費之高下一里之內戶一而役一二里之

內戶二而役一三里之內戶三而役一而費亦如之蓋
經始于雍正元年九月告竣于本年十一月夫蜀水為
豫章十川之巨而各鄉之水大半潴焉其錄于通志者
陂塘湖圳凡高邑六百有三而郡縣舊志亦未列其名
目非必有所梗避而去其籍也蓋念不切于艱難而有
志者力或不能以任重故遷延而未之紀錄耳豈獨此
堤為然哉今梁君凜受舍之命本忠孝為勤勞而澤延
于一鄉則推之紳士有力之家凡有關於地方之利賴
者不可以坐視而不為一援手而屬有民社之責者以
民生利害為己任擇可勞而勞毋以在官為傳舍斯則
明府所為惓惓執手之遺意也乾隆壬戌驛憲陳公巡

邊過此沿堤週望詢知梁君主修嘉嘆再四屬邑令祝
公旌獎以勸有德嗚呼風俗之成教化之美在于人不
自私其力與財而惟以公事為董率耳今梁君重築此
堤而當事有贊嘆獎勸之誠士庶有趨事赴功之美則
夫高邑之陂塘湖圳其尚克修舉而不致湮廢以坐失
本業而逋賦稅之供者其利益亦溥矣哉余與梁君以
文章投好近十年稔其幹濟如此而梁君有用之學固
不僅乎此也

興復瑞陽門譙樓記

國朝 陳士璠

郡署之東南隅舊有譙樓與鐘樓並峙居城之上前對
鳳山後臨錦水即睥睨之所也明正德間鄜郡守璠建

築迄今二百餘載矣形家以署右之山踞白虎方形勢
突兀故作樓以鎮之蓋自初造以來甲第綿延里居康
阜未必不由于此迨乾隆己巳歲不戒于火未克修復
比年科目高安間至脫榜或以譙樓之燬山巒相逼是
亦有之余涖茲土因核其地址始悉其由乃仍都人士
之請爰諏吉庀材作樓三間于城之上始于癸酉之秋
成于甲戌之夏不費多金而紳衿輩咸踴躍從事遂顏
其樓之南曰瞻雲北曰就日志所向也是年鄉闈文之
獲雋者四人武之獲雋者一人其殆為之兆歟夫事之
有裨于茲土者必將奮迅以圖之况創之于前既以為
利則繼之于後亦未嘗不以為宜雖事隔二百餘年而

一旦復循其舊軌豈非氣運之往復有若相符者哉宜都人士之踴躍來前也語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吾將于是樓卜之

高安縣重修南城記

國朝徐濟言

南城在邑治之南與北城對峙明邑人太保文端吳公山所倡舉而成者也高安地踞洪都上流控兩粵為其孔道城則一水中分南北駕長虹聯合之以便州人士客子往來元明間土垣尚存南厓所由來不復可考至文端公以所賜金悉出為營城計又醵衆得金始易土垣壘以磚石巍然雉牒與北城森立北城學宮署縣倉庫營房去地十九矣若重以朝賀讀法之所賓旅客使

之寄寓土著之室家園地魚鹽米油貿易有無之塵肆隘弗容也仗南城作輔車而又南北犄角可互衛可觀敵可詰奸官民所利賴二百餘年歲久日就圯女牆樓櫓存者千百什一乾隆甲子秋都人士議繕計費咸難其役高安隸府南城最逼府治乙丑太守沈適蒞筠下車輒欲修葺謂蟻穴壞堤今欲逸後恐勿得勞也爰率屬捐以飲于是高安有衆在南北者咸色飛謀所以葺貫余合諸人士約曰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者成江海公帑北城之修可支給南城非按戶會歛不可僉曰唯唯已爭慫慂輸金得二千有奇相與請于太守沈俾專官督治計丈數揣高卑量事期計徒庸分材用具餘

糧命日興作堦人進甃砲人進石鍛人進灰柅人進卉
甃者甃之石者石之灰者灰之卉者卉之補其壞崇其
下墉歸然堦鱗然望樓屹然而南城忽煥舊觀所需一
切費太守沈率屬捐俸外皆取給于二千竒內經始于
丁卯秋仲落成于己巳季冬凡三年許余以城盛也所
以盛民也設險守國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苦恃陋不
修而楚克之則修其可緩哉而難于修贊其又能不緩
哉茲之役費不糜于公帑庸不徵之卒乘官無鑿鼓之
伐築無執朴之扶復得大力者申飭董成事將兩城依
于唇齒邦本安于磐石傳曰凡城之志皆譏也此其免
矣語曰衆志成城其斯之謂與余又何力焉敢紀其事

為後來者勸

飛躍亭記

國朝 徐尚忠

筠陽之水流百十里而合于豫章其滙于城之南者為
飛躍亭明天啟間知縣胡承謨建石塔于此凡三層旁
有史公祠又其前為石橋則錦水之所出也木石陰翳
水泉清澈郡人風味之所在焉其地當縣之巽位巽于
後天居東南木火合而成離明有文章之象陰陽家所
謂文峰者此也夫淵亭嶽峙鍾靈秀于天地萃而為人
亦遂懷文抱質矧古今未有之竒記不云乎天降時雨
山川出雲者欲將至有開必先清明在躬而志氣如神
天人之際其感召有漸焉者矣雖然日星河嶽非人力

之所能為而裁成輔相固賢豪之所不廢莊狂屈猥或
間世而一生而鄒枚潘陸雕龍繡虎不得盡諉之運會
之適然也則茲塔之建其有關於筠陽也不綦重乎憶
予少時從諸先輩後讀書之暇偶遊于此當其夕陽在
山邱壑成金色歸鴉點點可數及乎風清露下萬籟俱
寂花香乍入塔影正圓長魚潑刺一聲月光鱗鱗如碎
玉斯時也心曠神怡鳶飛魚躍之趣悠然于心目之間
今日事簿書塵坌漸積追思往事不禁喟然異日者柿
丹蘆白鼓柁灌園此樂其猶在華林白鶴間乎塔成于
某年後燬于某年予倡而復修遂還舊觀其興廢之故
亦具見焉

稠溪龍潭橋記

國朝祝景灝

余蒞任之明年秋邑孝廉吳君駒龍踵門請曰筠西二
十里地名稠溪蓋衆水所匯濶及六七丈西走教邑宜
豐東走郡城者往來多病涉宋淳化進士聞見昌獨抱
隱哀捐造石梁于其上由是行人稱便歷元至正年間
梁為怪毀土人競傳為龍因號其溪曰龍潭上架木約
以為橋因號龍潭橋曰足者進士裔孫也解囊重修之
復建石梁如舊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山潦暴發蕪馬夷
作祟其橋復一時盡折行人率褰裳以渡往往有沉魄
而葬魚腹者咸指為妬女之津臨涯興嘆裹足不前于
今垂三十年乾隆九年曰足子克銘慨然念曰龍潭橋

吾家祖父數世之功也予小子其敢不承經營擘畫興舉且有日矣忽一夕卒十二年克銘之母陳妻徐克踵厥功藐孤遐齡幼屬其宅相范君上賢相與董役鳩工采石一時執斤者椎者鑿者荷畚鍤者負土者和灰者輻輳撤水者沙者咸踴躍以從越明年春功將就而陳卒又明年己巳秋迺告竣而落成下建三墩中空兩圜計高一丈九尺廣一丈三尺長七丈上列石柱兩頭石階四旁堵築巨石保固堅牢可以長垂不朽是役也雖曰重修實為鼎新費銀二千兩有零大都為克銘母妻撲滿中物一毫不假借外助夫世之富有力者視人世阡危如秦越矣其視聞氏父子祖孫為何如一家三世

繼繼承承濟人利物納溝為心而阿陳若徐熒熒孀婦又能于死喪相繼中傾身戮力日昃皇皇其慷慨好義尤有足多者標此為的于里巷風俗未必無毫末補吾公其何可以無言余曰諾他日過之良然於戲人人如聞氏天下登仁壽矣吳君聞氏同里姻也悉其顛末不虛遂次第其語俾之刻石以為稠溪龍潭橋記

上港橋記

國朝 聶元善

縣治之西北二十餘里有橋曰上港橋下有塊石作墩上架木板為梁雖非通衢之所而往來絡繹足稱要害特以地勢卑下每遇春水暴漲衝決亦易其為利涉幾何北山朱世積居址去橋不遠每見行人艱于厲揭且

有急務殊多阻滯之嘆欲擇一最高之所建石為墩架石成梁以免衝決之患又恐獨力難支集衆謀議而應者卒鮮世積躊躇再三慨然興曰吾行年五十止生子計所蓄積不減千緡苟有利于人即一已獨肩其任可也于是鳩工量費咸曰非二千餘金不可世積曰吾惟鬻產以終其事歲在元默涖灘長至前諏吉興工閱數月而告竣維時徒步負擔服牛乘馬往來斯橋者咸歌利濟之功于無涯乃論者謂世積嗣子早逝一孫幼稚疑天之報施或爽不知德以累積而愈厚澤以歷久而彌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詩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無德不售先小後大理固然也余承乏高邑四載廉其家先世多善行茲之修橋以廣利濟特一節耳因取易之貞固足以幹事為之更其名曰貞固橋併記其事勒珉以垂不朽云

龍潭記

國朝武定遠

間嘗讀石鐘山記見所載水激石竅鏗鏘有聲見賞蘇公因思石鐘雖奇得蘇公而始彰也又讀嚴光傳見其釣于富春後人即其地相傳為嚴灘益知山水何名得高人奇士一寄蹟焉遂相垂不朽耳予鄉有龍潭一溪與米峰石室並稱勝蹟然米峰見錄輿地載詳郡志而龍潭獨湮沒不傳深足慨焉其溪在燒符村之平隴滿澗皆石石盡奇詭竅者通流陡者作岬斷者為崖拱者

成峽窪而濶者漚為幽渚其深莫測蛟螭伏焉是為龍潭潭上有石礪百尺急直如視飛流激湍如觀瀑布其當澗之衝銳上而靡下空中而巉外者爭獐蹲踞如獅如象張口欲吞當澗水來疾吐納稍驟礪搏有聲淵淵乎不啻金鼓之噌吰也乃若方者類圭員者類璧蘗芽者類珊瑚屈曲者類虬龍踞而躡者類老叟俯而瞰者類虎豹千態萬狀目不給賞而且五色成文班駁離奇如經女媧煉就者然至其層巘複壁之下中有寬平若几可以布席棋列如墩可以坐人當秋高氣爽水落石出把酒臨風幽異之致最足豁人心目此其水石之交美不減石鐘巖灘若此予性癖山水尋勝至止徘徊不

忍去奈地無素侶不能久留未盡得其趣也比有錦江梁子謾相遷其地又得山陰繆子文若把釣其上遇之釣磯因與之友每過訪備樽俎攜管絃做蘭亭故事為流觴之樂酒酣登岸下觀潭影或垂竿而漁或援琴而操竟日忘疲一日有老丈來前揖而進之詢及往事始知昔有法師禱雨詔其徒持符入水自辰至午未見動定師爽然若失急頂符向水底冲突重圍挾徒以出幾不能發聲比甦始言疑入龍門遥瞻府奧金碧輝煌珠璣閃爍不類塵埃言畢遂揮手而歸決定未末申初雷雨憤盈且云雨帶赤色可于七里外驗之翌辰果有人自東南來者謂崆峒橋下漂流硃符焚灼過半出以示

師師曰吾昨運五雷真火水底有如探湯宜其如此因
遂名其地為燒符而名其潭為龍潭云由此觀之則此
溪不但其石可賞其磯可釣而且為潛龍之窟乃竟湮
沒無傳不得與石鐘巖灘爭奇並不得與米峰石室並
垂郡志何哉詎非以僻處荒墟未遇坡老子陵寄跡其
間耶茲有梁子卜築繆君把釣余又豈惜東山之屐負
平原之歡則此溪之相垂不朽當亦有日矣

小浮邱記

國朝陳洪淡

彭蠡之中大孤峙焉凌波而出者千仞四旁無助取義
命名非如世俗之說也距數十里有山對立其形相似
亦名之曰孤謂之小者所以別也山之稱浮邱者予不

知其何如而荷山之在筠陽以小浮邱名倘亦似之耶
其山自西迄東綿亘五十餘里支分派別者千萬條最
著有若屏者曰黃金城若天馬之嘶風者曰馬嶺有折
疊數十層光焰燭天若赤壁之炬者曰雷祖嶺以峙其
南北則有若琴嶺者若琴曰烟霞若雲烟之簇擁曰望
珠以仙人憑高望湖珠得名之數山者自其各鎮一方
非不各有奇踪異景以豁遊觀之目比之小浮邱之雄
岸壯偉如大將據乎中閫而虎視鷹揚之輩環衛也如
祖父坐于高堂而幼子童孫之羣馬侍立也臨嶺極目
曠焉無際惟闔皂華林漳河錦水映帶左右間匡廬以
南豈不卓卓然巨觀也哉淡嘗讀書絕頂久與相習凡

高安縣志 卷十九
山之聲色臭味皆有以挹其趣而得其真當其萬卉點
春斷崖古洞之旁樹碧而馨草艷而馥與曉雲宿霧相
網縕而恍如紅蓮白荷之遺芳也迨夫羲輪御于赤道
爍石流金肥鮮無甘醪醇不旨而仙人古井淪漣怪石
間汲以為茗爽然心口之俱悅其王子晉之玉液瓊漿
乎炎蒸既退金風從西方來夜半酒醒豈紫鹿白象之
重来而啣然叫嘯也豈青鳧素鶴之再至而戛然長鳴
也虬松鳳竹之呼吸如遊空際而聞鈞天已而瑞雪瀾
空山形一改其稜而方者如圭其凸而圓者如璧其所
謂松與竹者又如謝氏之寶樹凌霄幾幾乎坐卧于玉
殿瓊樓而不覺其身之猶在人間也夫四時之景每各

不同而茲更有異者則以山之靈為之耳且當石爍金
流時長大如洗俯視上土欲焚倏竒岩峭壁間有物如
縷始才盈尺坐而觀之為箕為車輪為蓋之張漸至綿
亘瀾漫為鵬翼之下垂而雷因作焉而雨因沛焉久之
雷息雨止則為鵬之翼者又收之如箕盈尺而入於竒
岩峭壁諺曰荷山之雲即日而雨故靈苗欲稿人不問
天之雨不雨而但問此山之雲不雲也其功德之及人
為何如予因思川嶽之靈必鍾於人詩有曰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而孔門諸賢亦多出海岱之間今環浮邱而
居者以予陳氏為最自前明來理學名臣不一而足謂
非山之靈為之不至此然比之申甫顏冉之徒則似不

足此亦如黃金城與琴嶺諸山非不傑出一方而小浮
邱之雄岬壯偉其鍾毓應不止是也若曰其靈盡洩於
聲色臭味為雨為雲而不復鍾之人則豈其然耶豈其
然耶

重修南城埠岸記

邑令邢鴻

筠郡南北兩城並峙中界錦江亘流東下商船停泊有
埠凡四岸北一在鳴鳳門外岸南三上埠為靖安門中
埠為錦江門下埠為仁濟門歲久衝流駘齧日就傾圮
上下維艱而貨物裝運起卸肩摩之徒尤為不便商人
苦之北岸之埠已有好善之士捐貲重修矣而南岸三
埠工費浩大則非獨力所能任也南城聚廛張肆者千
餘家而業花布者獨夥於是首為捐金倡議重修衆商
踴躍以助共得樂輸萬計三埠惟中埠為最大計長若
千丈高若干級濶一丈二尺下檣松樁入水甚深上累
巨石堅固倍于舊焉工費則十之七復以其餘貲兼修

上下二埤工費僅十之三耳起于嘉慶壬申之秋閱歲
以次告竣予承乏斯邑衆商索予一言以紀其實予嘉
其慷慨慕義樂觀厥成既無顛蹶之患共慶道岸之登
敢以不文辭其責耶是為記

重修飛躍亭記

國朝 陳守創

筠郡之東南隅有亭矗立河濱抱雙城枕錦流儼作蜀
江砥柱且爲三邑文峯建自趙宋刺史陳公嘗題曰爲
飛魚躍之亭其會心也遠而取義也微厥後就圯越明
神廟間邑宰王公渙謂異方不宜陷塌復建亭以補其
缺迨後興廢不一而科甲之隆替適與斯亭相符應有
厯厯可徵者即余與太傅朱公甲戌忝捷南宮正斯亭
鼎新之會余既身驗不爽所關不綦重歟厯久復圯又
久未修或雖修而體欠靈通形不秀拔失爲飛魚躍之
義究於文峯無裨焉近科中式寥寥又其明驗宜乎吾
鄉士君子奮臂而興曰際此

文明景運誰甘潛伏幽栖泳陶芸案之餘復作整理文峯之計公議重葺斯亭一時自愛者咸樂解囊捐助構料糾工循舊址而甃以石基廣且堅架木而層疊之功過半矣而貲費告絀當仰屋躊躇之際幸我郡伯施公振興文教樂育人材遂分清俸以俾足用由是衆工子來縈之使高削之使尖八面洞達萃異方清淑之氣而秀麗之文筆有如脫穎而出者亭修成登甲榜者數人領鄉薦者多人其與文運相維繫不益可信歟爰是屬余數言以紀其事余雖不善文惟感公作人雅惠玉汝於成之意且冀士君子振羽修鱗飛鳴騰躍與斯亭並美千古則幸甚因勒貞珉永示來茲

重修仁濟橋記

邑令高以本

事廢苟可以無憂事成不足以爲喜或憂之而不深縱可喜其未至惟其憂非一端斯其喜之特甚也令於道光二年銓是邑邑紳熊春皋吏部相告曰署前有石橋殆廢矣令徃急當務此爲先是歲十月朔拜篆後即徃視越數日復乘舟徃視橋之危已不可旦暮計而予憂孔亟矣錦水自萬載龍河渡發源由上高凌江合新昌滕江直至瑞郡蓋滙二百餘里兩岸羣山之泉而下者瑞河溪也人力不能濬疏乃成天險狂瀾泛涌時約渡舟渡無所施以建瓴之峻急當衆流之會歸而特於此橋是賴橋顧安可廢哉按橋成於宋淳熙間不知凡幾

廢迄元之至大修之明之宏治修之至嘉靖丙午又不
知凡幾廢邑紳大宗伯吳文端與許郡守等修之前此
木石兼施故易廢此悉以石而去其覆屋則今之縱五
百五十尺橫廿五尺高六十餘尺墩十甕十一其亘若
長虹跨峙于激湍巨浸之中將廢而未廢者實三百年
來之遺製也

國朝康熙六年僧人一水以闌石彫圮募修之令又百五十
年是橋也通京廣達七郡

星使之所馳驅

憲節之所臨蒞間有之而驛馬鹿車居民行旅如蟻如鶩
循晝夜而莫之或息橋顧安可廢哉故民未病於涉令

已先病於心籌經費則憂庫藏無蓄積勸捐輸則憂編
戶鮮蓋藏集羣策則憂築室於道謀購匪材則憂垂成
而易敗且有初靡終則可憂曠日持久則可憂督工者
生鈞譽之心任事者寓避嫌之意舉可憂也然此猶憂
之小者設一旦面石卸墜趾石擊傷將涸水截流施工
河底則必由城西南三里之外掘引河環繞於飛躍亭
之小洞橋而出以井田之法度地約五里餘河身橫一
畝深丈許則必開千五百畝之田地室廬而其流始暢
則必移築另購以緩民居則必輸計歲按畝之租糧以
酬業主則必納計歲按畝之錢漕以足課額則必役夫
如雲畚鍤如雨始事故而已事填則必帆楫不通商販

不至而物價悉昂事興於此而費耗於彼蓋不知其虛
擲者又將幾萬使橋面上下俱廢勢必至此此憂之大
者也顧徒憂無益試亟募之不數月而樂輸金數千可
謂踴躍然不過三之一耳令之此憂何時可釋邑貢生
胡珊者有心人也請見於令曰珊伯仲外貿積中人產
願出已資已繪圖具稟於此倘其可庀材鳩工并任之
於是採星子之石取其堅採萬載之石取其潔咸運來
於河之泔橋之下駕木爲軒以蔽風雨卜吉于道光四
年四月十六日洗石是年閏七月十八日除舊石是月
二十三日砌新石次年三月吉日吉時告成凡大小夫
匠二萬六千工大小石五千餘塊竹木灰油零雜諸費

總計制錢萬二百有奇是役也封翁胡誨忠爲家督允
其弟之請國學誨文首其事而主其謀在工一歲罔間
寒暑而孜孜不倦者則貢生胡珊懋厥功焉令旣喜其
獨捐重金而不邀名譽又喜其責無旁貸而不憚勤勞
且其堅密迅速任公事直如家事均屬可喜令於此得
以諸憂頓釋而不禁喜之特甚也將見往來者億萬人
莫不喜其平康悠久者千百年莫不喜其鞏固即寓書
於熊春皋吏部亦必色然以喜告諸在京之卿士大夫
而共喜此橋之復新也令爲之溯其源流覈其緣起并
欲將廢即修毋令已廢而後議修故瑣屑質直言之不
以文以俟後之君子鑒焉橋當仁濟門之闕昔城以橋

高安縣志 卷之十九
名青龍之名無所取仍其舊曰仁濟橋

重修仁濟橋記

吾郡之有仁濟橋厥功鉅矣自宋迄明世凡幾易官凡幾修而乃有此巍巍之鉅功也

國朝康熙四年宰斯土者復起而重修之然距今又百五十有餘年矣橋石腐缺而欄楯墜折不可憑恃往來是橋者心竊怖之每議修復率以經費浩繁畏縮不敢前去
年秋九月邑侯高公奉檄修邑乘召闔邑紳士設局分校因相與語曰仁濟橋不久將傾此南北要衝不可不謀所以修之皆曰諾于是定計勸捐邑人士咸樂從已而胡公出其私錢獨任之復其事於邑侯高公公亟稱善且請於郡伯率僚屬來賀按橋修六十丈廣二十尺

墩十三園空十一欄楯二百五十有奇修廣欄楯皆易
以新石堅固密形勢壯偉無減舊觀功將竣志局同
事諸公權相告語曰胡公此舉不煩公帑不假衆力前
此所未有也是不可不記之以勸來者胡公名誨文字
煥章太學生四都翰塘人其伯兄誨忠見邑乘仲兄誨
義先歿董其役者則其季弟附貢生珊也

道光四年八月日志局公記